宋子大全

續十一

書

共二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一

書

答閔士昂　丙寅八月二十六日

昨尋鷲栖與一二士友佔畢度日不意甯和來傳惠札仍審歸尋綵服侍歡康勝可賸歆仰之至此病不離身隨處呻吟只自憐歎而已稚久靜能聯捷登科德門之慶可謂燀爀矣第不無盛滿之憂而惟以諸君子善持恃以無恐也未有承誨之期秋暮加愛

答閔士昂　丁卯七月十六日

聞書到來謹悉新元侍奉佳迪欣謝無已此去臘殘

疾汔茲補留苦苦奈何知左右有投簪意固知雅志
所在第只觀德闇之意如何耳曾蒙制祭之問只洪
然荅去矣今錄本註呈納

荅閔士昂　丁卯四月二十八日

慕用懸懸承此委書知有賦歸計無乃有不樂底事
耶抑既爲親而屈則豈以旅食之艱而遽爾決去也
別紙備悉始爲世道計不得已而妄發而反爲世道
害悔責無及爾成姓人是文簡公後裔故能爲此事
其說甚長非面難悉承諭後書啓使兒輩錄去此後
或有陳疏之舉亦不過如此而已

答閔士昂　七月六日

昨聞驪陽之訃方此隕痛恨不得奉對叙悲忽此書来謹悉示諭矣嘗藥之憂誠孝所感想已有喜耳數日前方伯来說欲遞貴職以遂其志而如此則適足以中區人之顧故不敢也其言是矣此令雖去代者之意豈亦異同也可念可念此新病添劇絶粒委席已兩月觀此氣力朝夕難恃靜俟而已驪陽已以此時悠然先逝頑洞憂端已忘於冥冥中還可羨也

答閔士昂　戊辰四月十三日

纔入山裏諸友亦至巖花林鳥渾依舊様而獨有少

一人之歎茲見來書益令人興懷也此不無所事而只以端陽節祀之迫臨閒當為撤揭而歸此時駟騎雖來恐不免題鳳也

答閔士昂　戊辰五月四日

李君來傳惠札因知日者有遠訪之行而中路改轍既謝且歎無以為喻仍知侍奉之適慰幸不可言此當時入山蓋為終月計不意致道有新命蒼黃出去清風亦一時雲散故不得獨留亦抱書來歸此等好事豈窮命者所享哉相去不通無緣際晤惟冀暑節倍加珍衛

答閔士昂

日者之奉草草可歎即拜問書慰荷不容言此間小孫之疾日以危劇誠不知所爲别紙所諭誠有之矣老峯之箚中外傳誦以爲近世所無文字而亦被嚴旨他尚何望當憲府兩官因賤臣遞罷不勝慚恨亟治短疏以上矣大小知舊以爲當此侍疾憂遑之日休廢遠臣似不敢冒瀆且只益聖明過擧未免中路還來未知得失何如也左右所教可謂忠厚矣只時議如此奈何奈何

答尹體元以健復元以性 庚戌十二月十三日

後事之似遠承閣書極荷盛意但不絶尋人者尋也何其不自愛也豈情誼所在有不暇顧耶此不如此何足為此漢也真不足惜矣無緣奉謝歳遒並珎

答尹體元復元　甲寅正月四日

臘月廿三日惠書昨日承拜欣荷無已仍審那時侍下安勝無慰所望須無懣除是古之所謂祠官閑祿薄既安於心而又可以看書為貧之仕無以易此但朱子所謂正以此時得之者畧似有焉然不求而自至於我何關此間老婦之病相妥而眼疾汔旅補留尚不得食食如有别症闖發則難矣

與尹體元頌元　己未七月十七日

相念之心日加一日忽得金喪須札備悉示諭極令人愴然也然若以諸友所示則瞻心而憂不見過度而今來諭如此甚以為驚然拘不能釋然也此中事無足可說墓表依教寫呈不知令人二字無害於事雖存其二字而字體稍小亦無所害鄙家父世表額寶慎獨齋所寫而前後字亦不同矣以彼以例推斷去只在商量取捨可錄樣目斷當從開許月許久矣送服未服之喪未之前聞古今未伸至情者何限則自我作古未知如何日喪背事以後即以行此則雖

曰非禮而戕誘於徃情至於今日則益無所據矣且徃情二字聖人以為夷虜幸乞更入思慮如何如何

答尹體元復元

己未三月二十九日

來書謹悉事已至此只得靜俟而已惟與哀兄弟不復相見此為誤恨耳此後論議爭為之變雖在儕流間必益大變惟自任以中流砥柱不沬先徽深有望於哀侍兄弟耳別紙幸加諒察

己未九月二十二日

答尹體元復元

尚今無死獲見哀札實非始慮所及也韓公所謂以吾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者真先獲語也病日

益溪而不敢爲醫藥許者不但其路無由亦似就烹之馬例羽於鼎遏故也其人生還知舊之所喜也自已得失他人不敢知耳只悅節哀順變以副遠望

答尹體元 復元　　庚申七月四日

即奉前月廿二日惠書謹承哀候支勝喜慰不可言只鬚髮云云出處隆重何其汪黄流於瓦缶也甚令人瑟縮也歸來後隨處喧鬧還不如蹈海時爲安也前廿日携書溪入伊戚所贏滿目荒涼洒掃室堂愁理書册此亦 聖恩攸暨只是精力已耗無計尋究溪自憐歎罪戾之蹤不宜遽作京裏書故前後所送

諸書多不修答想致韋謝然不欲遽爾破戒令旨善
儀因來叙請之甚懇故略如其言

答尹體元復元

庚申十一月十五日

示諭謹悉星文示變驚心怵目一身病健不足言也
親事謹聞命矣此事來說雖有據然切有所疑於心
者蓋 聖上則雖以己下喪不敢廢 宗廟大祭然
梓宮在殯百官以衰服將事乃以此時往行卽吉之
祭未知如何惟在更詢於知禮者而行之耳

答尹體元復元

乙丑六月十日

暑雨蒸鬱如在瘴霧中忽見來書令人心眼俱開也

只復元所遭真江漢之濁而書中不見及可見胸襟洒然外至者渾不着也此自今年來頓覺精力憊劣起坐時絶少極知無多也昔年盆梅去冬移栽于此雪裏巡簷索笑真是故人顏面也金延之取戒華陽一朶種之寒碧樓前想其擁腫者變生三五青枝也好笑曾見雖離貳館亦能時進承誨否念不能忘甚矣老人之善懷也

答尹體元

辛酉十二月十五日

山川隔闊霜雪貿貿孰謂尺牘穿到閒此豈死人耶始知舟車所至自有相關之路也此與曳來歸塞竇

空山終日無入口者出於口者只是呻吟聲擧否可知也始謂雨處更隱也雪總明處可以對叢看書否則刻棹乘興無處不到矣今如來亦即還令人憂欲敵也抑欲拔絃歸來而楓岳之靈遙相挽住耶可一笑也

答尹體元　壬戌九月六日

官便忽至手字鄭重推枕起坐洒然若沉痾去體也曾聞免制而有五箇月未知其間復有何事躁心日夕耿耿幾於生病也第此聞一句長進以是自賀也尊堂伯已作泉下人念其先德尤切傷痛也年事同

極變事又上時憂國計將何以洎荼室之歎徒自慺
慺迎謚一事嫡庶之義甚嚴何敢代爲然如或有近
例朝家許之則亦是一道試稟於相位及宗伯如何
此只是朝暮人而　天日猶有遺照十餘日間承宣
三至此時悶迫何可盡說加以百口無生活之路雖
不敢對人言貧而相率溝壑眞所謂不免水火父母
之罪者也柰何柰何

與尹體元

癸亥五月九日

伊日解携只恨略有歧也未知税後爲况如何此懸
拜蒼玉祠后室墓與同甫兄弟相終始今日挐舟溯

流于德淵昵子相孫先後來迎延之携手相送于一
綠亭上别意茫然也東遊録當至驪江草呈評也

答尹體元 癸亥閏月五日

千萬非意得拜前月廿四日惠書欣慰之私不可形
言五月廿八日解纜驪江其晦日到忠州南境與權
致道校正朱文劄疑二册蓋承命將以進御也前月
初五歸到松楸展拜先墓朝夕瞻依此亦 聖恩也
山村寂寞不聞外事時因過去來狀得其一二不覺
驚心而大老二字頻頻提擧此二字每見之不勝汗
浹兼且閑退避名不爲時人所忘不知前頭復有何

事悶慮不可言惟是家厄未殄無一安閑時節時一自歎以爲人生幾許而喫此苦惱耶還又自解以爲喫此苦惱亦能幾時也云爾去就之示只看義理如何而已義所難安雖欲不去得乎不然而惟自便是爲則恐爲未安也

答尹體元　　癸亥十月十七日

思想如渴得此千里外問書並獲穉孫安信尤懷喜慰誠不可盡言　聖上喜看朱子書使賤臣者校正以進此實明聖學興聖治之基本賤臣之心不勝慶喜與致道雲舉諸友聚作書會朝夕數墨流注之心

亦因而有所收拾之景獲此非細事也知舊皆武以
過費精力然不自覺其疲弊也孫兒輩皆失於會試
此不才常分而賢瀓亦未免焉豈連累姻家而然耶
孫兒久恩甥室若徒美衣好食而已則寧免馬牛之
襟裾玆有前書之請矣今所諭太謙令人一笑大抵
不堪戀思渠亦無異未至極寒而津遣如何深企深
企餘祝加愛

答尹體元

癸亥十一月十五日

今日大慶可卜 宗社之億萬斯年何幸須臾無死
而得見今日耶前後二書一併承拜慰濯無已孫兒

曾無所敎還爾出身其無狼狽顛頓耶憂心實切爾
婦固知離違之不易昨者疇孫之將赴會試也語之
曰汝若幸中即便爲王臣將不得與之相守愔然疚
懷不能相捨孫男尚如此則女兒可知也然以齊后
送燕后語觀之則愛之深莫如慮之遠矣爾兒旣已
來此勢須歲後遣去耳此九日登對即出城外道遇
雨雪辛苦萬端昨夜還歸疾病大作凜然自危也別
錄多荷

答尹體元　癸亥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民慶喜方深　聖母奄棄臣民慟纏率土賤臣即

有甚焉 遺敎所至無不感泣天胡爲奪我 聖母之亟耶此間訃即發九十一日始得入臨仍蒙引對哭泣之戚有不忍仰視至於 深墨之容戛不可言也翌日即出西山疾病危惡雖誌文之命親承於榻前而前進爲難狼狽可念孫兒依敎起送韋頓賜督無令浪過至望至望

答尹體元 丙寅十月十三日

來書鄭重懃荷無已黄雀爲孫兒病口而无喜也興寵受其泉石之瀟洒雖有冬温如晦翁所稱霞不傾暑也聞須元今日西行相見不易集可勝悃然一涼

書極言其原任不已之事居是邪不非大夫程子謂之此理最好何不為脹膺耶此無非無教之致非但渠之罪也日後晉拜時須痛責之望也聖人以南容為免於刑戮者其意淺矣馬援寧死而不願聞子孫有此行者今日真險之於身矣

答尹體元　丙寅十一月五日

曾晚歸傳下狀大事狼狽至於此極此亦老物不死惹得無限不好爻象貴家事著地擲是一時事矣豈料萬初之亂乃以是相餉也且李泰卿曩日所遭不忍言也每一念之惻然心痛矣豈意其兄乃及困我

而抹摋耶自有此事輙爲之寢食俱廢也未知復元

在京全不知苗脉而不能禁抑耶市南若在必無此

事且今日少輩抛却讀書修己視爲筐篚邊物而管

得朝家通塞是甚道理極可歎也銓郎旋薇之報以

事勢推之定是浪傳也殘邑虛費亦非細事也未知

馨叔亦知否

與尹體元　丙寅十一月九日

近况佳勝馳溯區區舅兄東去後無有所聞秘鬱無

堪真所謂咸安差使者也昨者此道方伯送示朝報

領相揭箚爲擧賤臣名申飭濫率之禁而　聖上以

濫寧潛圻一體申飭爲敎不勝惶恐之至盖於昔年
愚語領相以爲守令不法之事誠有難知者矣至於
濫寧是耳目難掩者而亦且盖覆他尚何言云非但
爲此一事而言也然今旣如此曾婦之留寧衙內彼
此俱有罪矣幸勿持難即送于此如何時時歸寧則
雖數不敢不聽也爲此專人幸於此便偕送如何

與尹體元

丁卯七月十一日

復書多荷中庸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今旣
見過於上司者隻矣則誠無顏可以臨民矣然凡遣
送境必須自反無乃左右侍其相親或失上下官體

面耶必須自反無闕然後可以大人事須入思商量如何

答尹體元

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

承審冬征侍奉吉慶慰喜無已饒有答書早晚當徹矣此來裝誤命此外無可言者未知臺啓已發耶或尹許面請耶任天安分竇如虛舟之泛泛耳別紙答宗諫頗深雖靡此宗事能已耶其他如聞所未聞頗得已睡耳金君須元有當送冊子而渠難於討便承碩之來亦未易如有蔚便之的者須討於金君而付送如何體元已得反面耶今日愚之所望於朋儕唯

不任看書培養本根而已中聖時間以三節稿鄭君平序中語而此序適忘記須謄示如何

答任大仲姪 辛酉四月

私家不幸孫婦見背前月歸葬冷泉舊址熟處難忘仍爲三夏計溪眼此時攪却主人也忽於非意承此問書慰荷不可言此年至已過五年則其違禮經雖不可言而病死闕下貽笑後世不是小事不得不孤負聖恩日夕皇隕誠不知田里之爲安也彼中攪亂藏酒與鶴洞龍淵優劣如何惟無題品也

答任大仲 辛酉六月

故南懸溯忽奉來書誇以擬鵝之勝悅然坐我於會稽鏡湖之間頓忘沉痾之所在也況有頭流餘清波泉洗眼以待卧遊之日耳賤疾別無指適終痛而只阻食已久幾如休粮者寧不仙則將鬼矣奈何奈何守宰之張皇水旱自是例事然今年則未亦似果然矣無辜生靈將何以保存仰念　聖上憂慼不勝老臣之濕臉也清州迂人擬辭想已聞知否人心至此駭痛何極未知朝廷將何以處之耳

甲子十二月

答任大仲

千里霜雪扶病往來歸卧空谷人事斷絕忽於此時

遠蒙存問仍有歲儀三味傾慰之私不可名言但無顧大仲依傚賀李真故事作爲一幅畫俾我揩老目映覩則善矣蓋縣名甚佳而前後無好事者至今埋沒也聞有擬鵝亭景致如何無欲一遊而老矣望斷徒有想像而已

答任大仲　乙丑七月

聞問久阻戀想常懸即拜遠書何慰如之老病日侵朝夕待盡日月之明尚有遺照一句之內台命再下皇恐隕越不知攸措加以跪子蹺吏孫息亟赴此間憂迫不可名言且此孫始以時人醜詆老身不敢在

朝謝笏而歸所謂醜詆大臣之所上聞也渠甘於自廢靜處着書極有所益今忽以其父之事蒼黃冒出狼相極矣未知出場將如何耳旱勢此酷未知彼中亦然否

答任大仲 乙丑九月

喪戚以來任情悲哀疾病大作方在人鬼間忽於此際遠拜垂書備悉多少示諭如奉面談慰不可言兒子獲免圜玉而郎報誤出使其子蒼黃上去仍以鎖直脫出無期每有集木之懼不知誰使渠作文敢第耶老夫之不能撿括亦罪也時事之頓異置之勿復

道可矣惟師門受誣上及淵源守夢先生洎先丈之靈亦必痛恨於冥冥矣昨因校進文元先生文集畧有卞明之語拳踢之來固所甘心也

答趙若範 楷 丙辰

戀相非虛語即收拂中書甚慰甚慰此間生受之狀去去愈甚然所用一箇字過於張公藝漸能安之耳院碑已詳於崔友相見時不復贅矣記昔坡山院宇及文集之刊皆成於南膽仁弘之世此非榻榻所係何爲前却若是耶

答洪範 衎 禹

甲寅十一月三十日

曾聞作縣縣是邑名不能不爲故人喜也忽於杜門逃空中承拜遠書忭躍之私不容盡喻日月易得向春再忌倏焉已届悲悼益新老淚難禁也始擬趍哭於是日因向王灘路伏數日以待 復土而歸矣竊聞時事日新便覺此頭粘在頸上京裏知舊多說郎班亦不可冒進且說不可退在故已束裝就道只欲於鎮川棲泊處討一靜便深谷砥伏候分耳

辛酉四月二十日

答洪叔範

時烈頓首再拜言留郎時相去不遠擿不得源源詣候鄭旅隔闊寧有嗣音之望耶忽於便中承拜哀札

既慰且感無以盡說孫婦喪若用始誄葬之水原助
廉將低徊棲息不無相聞之便矣兒孫輩從術人言
還就於黃澗地因為守墓計雖非正禮而亦有朱子
寒泉事故許其至情而又不忍其孤處山中但孫相
守為久計蓋亦地僻人少便於讀書養病也承一來
之諭此豈易事惟冀益加珍護以副遠望

答洪叔範　　壬戌九月三日

久不相聞一味懸溯茲於樞隷來承拜問書欣慰之
私不可名言孰謂書不如面也只造朝有期此殆天
意云云是何戲劇之至此也此足以致災警矣春光

長枕竟不起族豈謂此兄之仁終夭其嗣也傷慟不可堪漆室嫠婦之憂彼此何殊此時如有一毫扶持才力豈敢懷自便之圖而忘報效之義哉誠以無裨於公而有害於私故甘為忘恩負義之罪人然無一念至不覺涕泗交頤也吾友曾於山水之癖為吏為隱詩語甚穩而顧乃捨之而坐在城市中豈有所不樂者耶

與洪叔範　壬戌十月十九日

江外之送追荷追荷此復與宗伯相守此何等恩數

皇恩皇恩見方治疏告老倘蒙允許則當優遊於此

時承 聖候安否不然則嫵不可留矣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及小學須亟付此隸以送至望

答洪叔範 壬戌十二月十日

瞻依 陵栢創痛如新時事危疑孤思益覺此時忽拜垂翰此心開豁如病得甦也承管賑事想已就緒否竭盡心思以詔戒 聖主之愛民則庶有補於扶顚之萬一矣此豈非先相國之所望於後人者耶言至於此不覺哽咽也書冊之見致可謂貧兒之暴富矣喜幸不可言其已得於人者還納前來朱子大全公移一冊不到豈遺在彼中耶韓氏葉不遠甚企

與洪叔範

壬戌十二月十一日

臨顧傾荷昨日切欲伻候於淵覘燕魅孝子而之人未果徒有恨歎而已西銘諸書外近思心經最切於看閱幸並付樞卑急速使來如何昨於邸狀得見印役減除事極用喜幸 本朝田稅雖云多取而摘來及什一而至於身役實有所不忍言者矣然各邑見方催捧若不汲汲行文則民不蒙惠矣昔者驪陽爲戶知行文以 山陵米收捧事則急於星火及其還減則胥吏中滯不行故各邑既捧而還給則皆爲下吏要奪此弊思之痛苦幸以此議於堂上疾速善處

如何如何

答洪叔範　甲子七月九日

非意見書甚慰𢡟思此大病餘喘尚今綿延極是拙事第自前月背部有核患不能坐亦不能卧此非尋常症候恭俟就木之日耳唯是夏初大病人或謂因尹書而發今必謂疽發背而死其死亦異於君子之終可發一大笑也旱虐此酷國事罔極伏念　聖上焦煎憂虞不覺嗚咽也

答洪叔範　甲子八月十九日

兩鎖寒林病思牢落忽拜渠翰甚覺蘇豁也賤疾治

一生一無時可已只與之終始矣比見知舊中莅民者無不以民散爲悶彼澈去者十無一生矣第上之而官無可賑之穀其勢可爲寒矣日者自 上下詢於賤臣賤臣何所知識只以朱子所行者仰對然時異事殊亦多窒礙者奈何聞湖南尤甚而此中流入者已多前頭事極可慮也孫兒必欲脫免矣忽被推命皇恐就道想於今明入京矣此時如吾友亦在遠外誰有指迷者日夕憂念殆於添病也

乙丑十一月晦日

答洪叔範

方對樓巖鄭友爛熳說彼中事來書適至亦是異事

北手開讀有端海寸鐵等語令人起坐不覺沉痾之去體久矣未聞此語也嘗有過客笑傳令監發遣茶毗之事意謂盂浪也今因鄭君畧聞其槩發使受戴小民恨無寸鐵也人心至此柰何柰何立石嘗爲致道相會果有此意今茲賤疾彌留至此且聞末孫病劇心神焦煎萬念俱灰回顧平生無非苦顔未知造物何故偏惱此一醜漢也死嚇未知出場如何深卧窮谷徒覺心膽之寸裂

答洪叔範　丙寅七月二十四日

孫兒久病之餘重患毒痢勢甚危惡不忍不親自救

護遂不免傳播方此苦苦不意此時承拜遠書凡所示諭皆足以振警病餘良荷良荷惟陋拙名語雖本於晦翁夫子而遺緒說義無甚精彩不足以發揮先志茲乃過蒙寵奬還增赧怍年月之下所欲書二字雖使此作出於他人而有此稱在我猶且惡感况於自作而自稱以此乎須書以恩津宋某可也今年失捻果如來示公私憂虞曷有其極黃君校役說旋卽告行厥後每謂見在庇下今來示如此不知見在何處耶

答李汝九 箕洪

丙午正月二十七日

此不量其愚陋妄窃好朱子書無有會意處輒欣然忘食然亦恨無可告語者今奉吾人惠書專用朱子文字極令人洒然頓失沈痾所在也弟自訟之語太深求以相箴此則非淺劣所敢聞者然先已云能自知病已是能治之藥聊以此奉誦也此年齡益邁精力益衰看下數行文字已喘汗不成聲吾人所謂病者亦非所望況其進乎此者耶只將無聞而死矣徒自憐悼而已無一思唯倘得如吾人者靜處相守得蒙警策老斗或可鞭起而落落相望合并無期奈何奈何時氣向暖惟冀多愛

答李汝九

戊申四月二十八日

去歲蒙賜手書又不甚鄙示以別紙下詢仰認謙虛好問之盛意不勝欽歎亦自愧非其人也即日侍餘學況如何瞻悵區區當時別紙粘壁上朝夕寓目不幸去春遭同氣喪殯歛蒼黃之際不免脫落失去以故久未奉須不勝罪歎也其中內聖外王一條本出莊子蓋體用之意也幸詳考之其餘說不起備蒙更焉以報當效愚見仍以求教也子重丈已成千古人此豈獨一家運氣而已念其慈夫人无令人哽塞未涯奉際請和多愛

答李汝九　戊申九月十一日

日者臨責梳未說話徒增耿耿承此惠書見諭縷嘖感戢無已第辭指高遠此殆程朱以上事無乃吾友不念予責一言不知之戒耶睲思許渥不知所對尊先稿畧看一過凜然豎髮未知宋徽子劉更生復如何耳所托文字敢不盥濯奉副只賤疾沉綿恐未易期耳

答李汝九　戊申十二月九日

問書多謝仍知穩處看書深義深義此所患依昨昔問昔問別紙所論以必有事求放心爲持敬之方者

是倒說也所謂事者孟子本謂集義而程門借作持敬說能持敬故可以求放心也或人之直以求放心爲敬者誠失之而吾友之以爲持敬之方者未免於五十百步之間也且或人若以必有事之事爲敬則未爲失矣試看心經敬以直內章小註朱子語如何程子所論孟子學之無可依據者非指過人懸尊天理處言蓋其才甚高而所論爲學之方不能如顏子之細膩而論端的也先儒論心統性情非以爲有君子常人之別也槩言此心之能管性情而已然心不能以敬爲主則無事時不能寂然不動有事時不能感

而遂通紛淪昏濁遂至於情識而鑿其性如此則雖曰心統性情而實不見其統之之實故先儒論學必以敬爲先也今來諭所論節節有病此不甞用功而先立議論之過也幸更取程朱書熟讀而精思之如何

答李汝九

相望不相見戀慕之意彼此何殊即拜來書殊慰此心也前書妄論不見凹凸何幸何幸第所謂立議論者只着爲己爲人之分而已若實用力而有所窒礙則何可不講論以求實理也如或只騁言語則言語

愈多而心地愈塞此不可不察也此非鄙説乃朱夫子一生諄諄之戒也

別紙

先生曰以必有事之事爲敬則未爲失云云以陳氏所謂事者指義直而言及其所事者持敬工夫之説參互觀之則似未必直以事爲敬而言之也若如先生之敎而以事爲敬則以勿忘勿助爲持敬之節度耶

所謂必有事之事孟子本意則以爲集義而陳氏則分明以爲持敬細着心經如何以勿忘勿助爲持敬

之節度者陳氏之意果如是矣

答李汝九

己酉四月八日

歸卧鄉關似可樂矣而喪過連仍悲苦度日甚矣吾生之多巇也還思江上相從之日雖欲更得而何可望也方以足瘡杜門呻吟忽於此際遠奉問書喜豁之私曷可勝任况縷縷下諭所敬於昏惰者多矣以吾友年富力強其自惰悱若此他日長進何可量耶然一時意氣能得幾時予着真格言也更須以毋欲速毋敢惰加之意中如何如何千萬瘡患方苦不一

子三大甫奉書良感其書欲改序文末端語然此史

還文所謂曲外餘調者恐不必改也

答李汝九 庚戌七月十四日

日昨來書甚慰甚荷第宜有復者而其書旋被後生輩取去不還故未得更伸其討稟之意甚恨甚恨即日殘暑侍餘學況如何瞻傃瞻傃此一病數月氣血銷盡又貧不能濟以醫藥只飾中候盡而已前書下詢說話章更蒙錄示助終領畢其愚蓋不有益于左右助必有益于愚昧也尊表德面以九奉獻矣未知其上下以何字行之耶須並示之尊王考遺稿弁卷之文亦合有商量者矣本草助云公雖還謫流離而

九死不悔素節彌亮云而今只作公雖遷謫流離九死不悔則似是傳寫時脫誤也其下祖宗鑒佑連書不上似失照勘也豈本草如此而致然耶悚悚又其下云書于下方則是乃跋體而今反升之于首而又謂之序並當改正矣如必以此文為序則書于公遺稿之下方八字刪去似當

答李汝九　庚戌

再奉問札慰荷無已餘疏彼自為之我當奈何且我無可言者彼豈肯為之前書所詢發天地之藏似是窮探勝景之意其下灘磧果爾云云似指至醜至微

之物以喻無所遺餘之義鄙見如是未知果然否此病甚悶極悶極

與李汝九

壬子正月二十九日

緬惟比來興寢定省如何老病情懷無時不相念也前日下詢條目非不欲疾速報答仍為求教之地而其中退溪說却有疑晦處若欲依阿其間强以求合則非但非吾友見問之意亦非退溪先生謙遜傳疑以待後學之義若欲直說愚淺之見則亦恐重起不韙之歎得罪於君子者不少以試浴且未敢輒形紙墨矣日者獲奉吾友後書則其情排之誠念往念深

敬終敢破戒畧以別紙請教伏望還以訂示而切勿以語他人如何如何時烈去秋大病之餘血氣全脫危症頻作佔畢工夫倚閣已久殆無以語朋友也

答李汝九

壬子十二月二十日

竊計日月知制除有日而喪戚疾病無詐相問即奉疏中書縷縷示諭甚慰鄙懷而亦有不敏之愧也然吾友視愚豈是傲於人而有問不答者耶想是下狀例成喬沉而不得奉承也至於所諭道德文章以下一何使人恧縮之至此耶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甚惟吾友之易其言也從此惠書痛加警策

俾有一分動心忍性而不至爲小人之歸則晉覺人
以德之盛意也千萬至祝尊王父大監丈體候樂珎
無切慶喜尊先達叔父決科通籍爲時溪賀只時事
如許生一劉叔向其未知作如何家計那未遑奉際
千萬益加勤謹以副遠望别紙同春之愆識如來諭
後死者踽踽何托只以悲不發時自慰耳此疢病益
若真所謂隔死如紙者亦理也奈何

答李汝九

癸丑九月初二日

書來慰荷形而上下之說既無異同何幸如之明聞
當出郊外一步稍遠令人瞻歎

答李汝九 癸丑九月十二日

來書鄭重深荷深荷義理無窮又且精深古人所精察而篤行之奈如我倀倀何敢僭擬耶只是 聖考緬禮有不忍放過者故姑欲低徊於 新舊陵之間以待復土而歸耳

答李汝九 癸丑十月十八日

別後徽吟李白潭水千尺之句至今十餘日而情思益耿耿豈老懷易感而然耶卽於便中得十一日惠書稍慰此心也此歸到山裏適大雪彌漫雖朝鵲暮鴉亦不至回思郊外時不知如何忍耐耳踪本賴吾

友周旋何幸如之賤疾方苦前日贈語及問目俱不得奉報當俟少間矣

答李汝九

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

昨於羅友来承拜遠書又以尊叔父日記草見示如非垂意之勤何以及此感荷不容喩時事誠無與於山理而惟此一事大關己事而不可不知者也奉讀一過不勝皇恐又歎人心之不如我心耳此歸来未久便卽病卧輾轉沉痼已到危劇之地一朝瞑目不但與世相忘而世亦將忘我矣餘祈勉加學業以副遠誠

答李汝九 甲寅八月十日

傾渾常勤頃奉惠問書藏戢無已此隨處有山可以潛翳只是孽自己作累及諸公而訖追刑書極用惶愧耳戒懼慎獨以全體言之則戒懼包慎獨而分而言之則不能無動靜之別耳畧以此示美伯幸取見而回教之如何自餘不多及城外之論比來京外諸賢其說甚岐莫適所從耳幸更博採而示之

答李汝九 甲寅八月十三日

曾上復書問訊又至欣寫無已賤疾與昔有閒而食飲猶阻以此日覺澌苶不能無自危之心耳前進之

說前復已悉矣大抵今日此來非欲要上之知而有所處分所居之稍有遠近有何得失若夫不悅者之誣謗則雖飲氷於夏日焉足免乎只是汝九愛之深故慮之過耳

答李汝九 甲寅十月十七日

来日章呈在京諸友亦不得告行況汝九之不在乎歸来懸想不弛乎中忽奉稿中書如對慰甚第不以近日所事相告未知於書冊中有得力處否尋常以爲己二字貼在額上庶有一分進步處矣荷相愛之深傾倒至此還增悚恧冬餘可愛惟進修自愛

答李汝九

丁巳九月八日

前月初九日書至自石室書院戀中披拜如得隔世消息何慰如之胎中劬劬之論益見近日讀朱書得力矣然此於心身與讀書窮理操存涵養孰親孰疎孰急孰緩也想不待門生筵得天山而止故未有所聞可幸可幸前書豈是弔喪者耶病昏廢事久未修復悔恨無已胖合情義爭許至此倍切傷悼只冥然不知此來時事死者自安唯生者不能忘情豈所謂已在我輩者耶疾病之暇略閱退溪書未能曉解者甚多極欲奉質而傍無寫手尚未能焉可恨可恨

答李汝九

戊午閏三月二十八日

前日下示退溪文字奉讀十數果未能曉解畧以鄙見敢此遠稟伏乞批誨千萬幸甚所謂氣之在人者謂之氣質之性此一句無所未諭氣質之性豈可專以氣言之耶朱先生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云此言可謂明且盡者而退溪如是云云實未曉也下句所謂理之在人者可名之曰天地之性云者猶或如此說然天地之性乃太極本然之妙也在人之理原其本則雖是太極之妙而形而後則不

可直名之曰天地之性但人能善反之方存得天
地之性不審先生以爲如何更加詳以祛朦蔀
之惑至祝至祝
切恐姓名書在紙上前書尚未報歉恨不能平也卽
日靜裏學領如何瞻仰非虛語也氣之在人者謂之
氣質之性愚亦反覆尋繹而終不能得其說退溪學
問精詳縝密不應如此之謬無乃吾儕所見未能窺
其肯綮而然耶然則其所疑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可
怕可怕所論天地之性鄙意有所不然者蓋所謂性
者從心從生則已以人物已生而言也於天地下此

性字不得只可謂之命也至如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云者亦曰天地所畀之性云非指在天之太極而言也惡見如此更須商量見教如何大抵吾儕於文字上下至全然鹵莽而涵養體驗之實則未能端的此實所當相勉相規使不至大段踈脫可也

答李汝九

戊午九月十一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長女遽爾夭折悲痛酸苦不自堪忍茲於石室便承拜七月晦日書如得隔世消息此喜何可量也又蒙前日妄論一皆印可自幸陋見不甚悖理耳近看何書退溪集已得爛熟否其間極有

未能曉解處切欲劄記奉質而病未能焉甚歎汝九無有所疑否其拾物之說終如何看也幸因便示及也時議洶洶非所敢知吾輩只有杜門讀書一事而惟是李君之遠離老親蔡君之窮餓家累甚可悶然也第覩身人標榜而不辭者何啻黃鵠與壤蟲也然此不可與外人道者也韻語諷詠屢回極令人意思颯颯切欲和送而悲苦未暇姑留宿債以俟日後耳大全間目纔屬草稿而未能畢祇天假之年當有奉稟之日爾

答李汝九

己未正月三日

歆家喪禍久益疏簡承亦有同氣之痛是益不佳運氣普遍流通絕無彼此之殊誠可歎也別子親盡之論宗禮自有明文先師所定特是從周之義然墓所立祠若未有朝家禁令則依此行之既不悖於禮而於事又甚便宜故疑禮問解之編摩也敢筭入家禮之意而慎齋先生以為非老先生意也遂以時制為主未知如何朱子大全者來者去多有疑晦處故不免劄錄將以質於朋友而今來示以為釋疑則甚令人皇恐早晚當以求教耳退溪集未暇及此病思因循未果遂成千古之恨耳近見其門人語錄則以為先

生始讀論語而自謂吾道之托在是云云夫以先生
之謙德乃敢爲此言耶此等處如不着力說破則必
爲先生之累矣未知誰能當此責耶竊不勝隱憂而
語歎也然切勿以語人也

別紙

退溪集三十四之廿五板然今於家禮亦未見三物
之文三物大紬長裙蓋頭也家禮本文分明有之何以
言未見耶文字或制字之誤耶其上文所謂婦人亦
用大紬云云此亦用之亦字及此亦未見之亦字是
何意何等處曾入思索否示之

荅李汝九　甲子六月一日

省式累承哀書謹悉孝履支勝彌用慰幸只緣病且無便久稽謝須尋常歉歎今於梳中又拜前月十六日書辭意鄭重愧感罙深丗事無非藥石只自警策而已來子彈章醜穢狼藉而猶且一一引伏以爲是皆考核而非誣罔今無非實有者耶先銘久未奉副近當搶隙草定仍的便呈納也程書分編崔友已來卒業常自耿耿此友有書而病未款荅見時說及如何日氣甚熱惟冀節哀順變以慰遠誠

荅李汝九　乙丑十一月五日

續拜問書慰謝難喻卽日寒事愆候靜裏爲况佳勝見看何書想日有新得而恨不得往叩緒餘此亡女葬後悲念益切以致疾病增極長時委頓寥落空山意緒無聊日者師門受罔極之誣不勝寃痛畧因疾進其文稿有所伸卞雖蒙 聖批昭示是非之極而拳踢之集有不可言任之而已

與李汝九

丁卯二月十九日

春序向闌緬惟進學之功對時日新膽係之心未嘗少弛也因前書知方看論語想今卒業見讀何書衰病日侵全抛冊子每欲親近益友獲聞緒論而不可

得則悲歎而已下詢數條妄率論上其未安處因便
論及幸甚

答李汝九　丁卯七月六日

慕用之心何嘗少弛着書次第尤欲相聞者頁切遠
奉惠書論及羅䟽目惟此身元在下流自鐫精時久
在待刑中今為紹述之後者豈肯相饒耶惟自我言
之則始為世道計不能隱默及為世道害此為可悔
耳然天理之泯滅者萬一由我而或有知之而不至
於全晦則雖滅死萬萬無恨矣無由面罄臨風詰歎
而已見讀何書作何工夫今日未見有著實求理真

切踐領者如此則雖踐世歲年有何益歟今日所望於吾友者不淺故思欲相就講討而不可得奈何奈何

答李汝九

兄甚除他凡計世數只繫於父不繫於世故父喪畢後雖有世而遞遷矣

答權致道　丙辰十二月五日

日者開書迄茲頌荷日寒比酷靜領起居增勝否區區瞻誶罷日不勤此中事每煩知舊致問實無辭可對蓋恐或犯怨國之律也唯時有佔畢之功而亦以

精神衰落隨得隨失只與悠悠者無異矣歲律將新
所冀山居清坐虎豹遠迹永無驚虞也

答摊致道　庚申十二月二十七日

國家隕痛何極即承廿日遣書甚慰戀思隨傷之論
果不虛矣豈所謂北叟馬耶自為三辭誥命並不蒙
許遂入報進旅出西郊仍謀南去之路然忽有不能
言之異數還入城裏蟄處城東一味悶懷想為高人
所竊笑也承要書甫枉沙塢而不記其承拜可歎

答摊致道　辛酉六月一日

炎蒸想不變江上清風無想高居如冰寒門即擔督

郵行承拜惠書頓决沉痾所在何慰如之爽藥頻仍餘喘無多老病後只有一事而已黄面老子之訶欲免此真妄想耳旱勢如此偷兒之患必多深爲吾友憂之也未知無懲毖之意耶黄山帖跋神思衰落訖茲未成知負知負凉生病蘇則決定奉副耳

答權致道　辛酉十一月十八日

病思牢落閑聽水聲忽奉問書頓忘沉痾所在無甚疼痛而呻吟之聲不絶於口寢食之廢無異於前此豈回春消息也最是師門文字頗有未及梳洗者終不得理會則目宜難瞑也

答樨致道

辛酉十二月十日

大哥見訪足以光耀山門仍拜惠札尤慰慕用之私賤疾言之支離不須煩也近得玉堂所示釋契訛誤處其數不少可知此事真如掃塵也昨有一書與鄉里少輩聊以塵覽聞當初少輩亦以奉禀云未知信否若爾則以高明之達理亦於此放過何也所早晚臨訪何等喜幸只恐世事多戲也

與樨致道

壬戌七月十七日

殘暑尚酷未委靜履起居如何大全看到幾卷而劄目並賜理會耶終荷點竄則何幸如之其於後學亦

不為無助也此來守丘墓朝夕瞻依粗寓霜露之感而病冗相仍全抛佔畢工夫時偷隙暇畧窺些少遇有會心處不無犂然意趣而只是精力已耗餘日無幾空咏夕陽好近黃昏之句而已秋冬之交當向山裏可得相聞如前時矣未前惟祈益加保嗇

答權致道　壬戌八月八日

績拜下狀實如親承嘉誨書不如面真虛語也炳哥歛殯已四日矣傷痛不忍言誰謂同春之夭其嗣也賤疾醫藥罔效旁聞某山有泉能利痰治痰欲畧試其虛實而仍歸芳洞可得相聞學蔀通辨終始留意

何幸何幸今冬欲披二程全書而家間本鄉訛舛甚
甚多不堪着眼欲得唐本以相讐豈亦有諸否乎知
舊間有處先望示及

答權致道

壬戌十月三日

書來備悉示諭且奉進士獲審近履清勝喜慰不容
言此仲秋以來五承恩命不敢堅卧再明欲自燕仍
向前路而憊劣此極前頭行止遲速誠不能預期真
所謂自家身心奈何不下者也萬一入城歸路則當
指華陽豈無一會期耶當與叔範謀一力預相報知
也程書學蔀謹悉耳

與權致道　壬戌十一月廿七日

陽德已昭緬惟靜裏佔畢有日新之功區區贊誦靡日不勤此初冬違去松楸今到驪江其間事端多不能煩浼惟是從前奉請周旋者今還得之而思命之至往而愈勤皇隕靡極若果安棲康與致道和叔鼎足而處不住艱難以闢墻面此實暮年之大幸也

與權致道　壬戌十二月除夕前日

累日相守解携之思可知即惟稅後起處珍衛否如無僭懲勞之苦大全開目幸頒日夕鑽艱以待見時商量如何此中都依日昨而自 上復遣承旨所宣別

諭有加於前又承旨親承 而敎不敢獨往云此間
問迫如何可言勢將稍進青郊暇䟽而歸如此則可
除本州尉供之弊而亦將十許日休息如往時矣
癸亥正月十日

與權致道

復書仍奉賢弟知甫有所苦喜今平善此迫於承旨
承命敦勉久留不歸本邑受弊不貲以畧進郊外爲
辭而送之矣茲者寒事日急難可冒犯今行必欲冒
死劄判永安閑地而還就至此還爲憂悶也然亦不
出數日耳如復相持如前則欲留於石室近處與士
友會校塵編若蒙致道來助則何幸如之而非所望

也

答擁致道

癸亥二月五日

意外承拜劄書甚慰戀思此日請休極涉支離末聞聖教勖以爲當侯朴某入來商議矣昨夕和叔入對而别無下詢之語此事復成差池而賤疾方苦不進一粒已數日矣凜然自危莫知所處也示諭箚目已付寫手何其神速耶極用喜幸雜著續集書二冊取於文谷宅呈納耳二程書紙地文谷使湖南伯備送其紙卅卷留在驪江孫兒處故今令來使歷取以去矣賤病如許此二冊之成未知尚及見否惟

堂致道力爲主張以爲幸業之地則可以瞑目矣

別紙

大全劄疑前後奉納已成全帙更無缺漏矣向甫所要者其原書錄呈幸自彼中直送于向甫耶但所謂一冊本不上來者彼此只有一本若或見失則非少事也謄置一本然後送去似爲完備未知無難否昨者湖伯以書要見此書甚懇除送向甫者外盡數送于此處如何第還山中無便以吾意借於延縣如何前日進御本一冊亦須還送其官果能行以歸未知其意何在大抵所與親愛者爲之謀主而恍忽難調

非官恐必不免為所誤耳然勿為泄露也

與權致道　癸亥十二月廿六日

蒼皇解攜追思耿想卿日春回靜觀起居如何看讀又是何書此且行且止凡十一日而始得入臨卿賜函對仍命以誌文之述三辭而勉諭愈懇不得已退出卿歸西山先墓下疾病危苦又以史官來申誌文之命皇恐回措誌文後卿欲南歸以卒前事未知能如所志矣餘日無幾虛過可惜光陰中夜以思殊不快也

答權致道　甲子八月廿六日

慕用中拜此延祧書謹悉近況之適鬱遇不容言況有終踐舊要語尤用傾嚮也此漢倘無所患其携書相就已久矣泮議承示駭悚山谷詩有許多思致而朱先生獨於西江波浪之咏謂可以泣鬼神今如此紛紛未有不息之期悶苦奈何彼書中開畧降辭色矣後須揺氣益增當加遜謝以冀調和之意可謂見笑於智者矣慙悔無及也歲恩如此彼中或可零星收拾免致大根損否今若了得公債一年之能事畢矣

乙丑正月廿五日

答權致道

數日不相聞戀菀難堪即日暍劇之候如何此昨日

歸耗疾病添苦蓋於中路僕馬之厄故也且聞湖南督息攻我之文不久當至便覺頭在頸上也蓋與翰苑合勢也如我疵賤勝之不武而彼不知之亦可笑也此小紙湖南一官人所示也覽後卽附也翰苑通文周御胥示否寒碧亦聞之否

答權致道 乙丑四月廿三日

曩因金生獲奉初九日書備悉示諭既慰戀思又荷丁寧之教蒙幸多矣虛送光陰在此餘年尤可惜也孫兒欲守區區私義冒死陳情以惹溢世謗議前路益拙矣因此廢棄則可以得閑看書矣安知塞馬之

不爲幅也方與對討雲臺手記矣士中所戀久未奉副矣今始删定以送並書致之如何毋中碑記删添處如示宜矣李士龍傳下段字去之甚當當初放過而不覺矣

答權致道別紙　乙丑八月十八日

越文謙讓至此不勝缺然也括囊詞出亦豈非隨時之義也記文訛誤承示幸甚謹即改之于草本耳户長宗人本非可嫌之事世人識量鄙陋如此其視秋襄公不去臂剌何其遠哉謹依來敎改之耳別有所告疇孫固無出脚之義忽聞其父就理倉皇上去不

免拘攬鎖直云不但根柄可憐前頭事極可悶也其
妻獨居不但無食種種難便之事不一而足且念疇
孫終未能脫出則何耐其孫駿高聞其妻言丹陽大
近欲取去云取去而浮丹到京則事甚便順而彼中
事故有不可知或以入馬相助則欲自此盤纏直送
于京幸以此意轉告于此丈如何如何彼中形勢高
明想必詳知可告與否亦須斟酌處置也

答權致道　丙寅十月四日

忠便來傳前月廿六日書備悉多少示諭最是劉疑
馮後不如所料可歎如得見渠當面論曲折也吾輩

只見此事重了王務方急渠之用志不分亦宜也士昂校還三册當時曹輩無在者只問另新來迷茫不知如何處置致有忠人為來分疏殊為未妥今方索杜撰檢檢出則當專上也彰君之恩而自悅於民是三仁之所不忍也今豈可以此望於不義存心之人哉彼方與尹李諭諭詆詆其勢甚張可怕可怕又一臺官論前後科皆不公云當時聽晴之赴舉尤可臨也朱先生豈欺我而然耶渠方奉命太白史庫將歷拜陶山雖云善事亦恐其惹得口語也何故今日凜凜甚於鑴積時耶又有一異事羅難兒有問者豈欲

探試耶吾則不可不以誠心答去而毋乃以愚見笑耶

答權致道　丁卯八月十六日

今日之許不但文字之役而已竊有所稟議者蓋時事不能無與賤身相關者矣鄙病有加今日留止墓下明日則決意東去矣今拜來書示意如此無任缺然之至然仍有懷中之示不勝慰幸准擬日子則當在何間已欲進而不欲退也鄙行明或明明當徑還舊棲而畧有等待者蓋大家孝子遠來故有所牽連耳

別紙

別示令人悚怕因家辱之自是淮陰屠者能事也卽見京裏甚外方徒衆雲集京師疏擧不遠矣未睹以候而此行甚熟亦不甚怕也仁弘時京裏有詩云烏獸草木皆知名卿今上來蒼生福入城三日而司空不福蒼生福朽骨不料於今復見之耳然是欲令其笑之隱忍盡露無餘詎非忠於智者也可一笑

戊辰五月廿二日

與權致道

近領一味淸勝所事益見就緖否逼逼嚮往少選不已此中憂苦無時蹔歇奈何奈何李君臨自南來歟

日而歸爲說程書分類幾畢寫云矣茅數日多說時事其論君子小人詳矣惟於一心之君子小人尤當分別不厭於大精吾儕於此全然放過而強說外事其得罪於程朱門法深矣無一念此不覺凜然也劉毅工夫拖延至此何係凉生復謀聚會耳寒碧安否如何其大篇想益兀兀不輟矣此漢愈騰於白簡中無寧越海拾寇時爲狀恬耳好笑

別紙

仲羽遺跡令人涕出聞渠兄弟相語以爲國事至此吾二人不忍退去當俟少愈而出仕矣此志竟孤憐

痛不可言其仲身在閑地無端入於灘明大獄證保曾不聞退溪南溟得失耶亟以書規之而已無及矣可歎可歎

別紙

入謂玄石閔其徒流多受不佳名目欲自靖脫而敢及幽隱事以至於此蓋無至誠納約之實云未知然否縱使如此其言則正矣象亦何嘶焉第為 聖朝慨歎發於涕出也家是正齋受爛欲食則已敗欲捨則無其義未知成笑如何極念極念竊謂塞碧不可不上去以管董相囊遂未知於高意如何也

答權致道　　　　戊辰八月十日

今月七日書即者承拜矣惟小孫之症已無可為指日待盡此間心事如何如何此時嶺議大發嶺外所親急足来報而危懍惱撓如許未可着閱故其原本謄寫以呈而原本則還元矣幸須細看代作疏本以為應之之地如何如何闔坡翁内外孫將上各疏而與嶺相為首尾俾嶺為先鋒然後隨而起未知如何出場也

與權致道　　　　戊辰十一月廿四日

寒事甚急靜領起處如何戀溯不能已孫轄既而心

懷益怨疾病之苦非復曩時之比然定日尚隔數十日其間所患或甚則尚擬冒往臨訣而適與齋衛之期相值事當因進郊班既入郊班則不可不奉慰巖廬此箇動作不可容易故方此前却未知於高意如何不得面稟恨恨老成之論謂不可不來少輩則其意相左而自家權度未精未知所擇耳

與權致道別紙　巳巳三月七日

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處晝竊妄議以爲太極之動靜即是陰陽何以曰動靜生陰陽乎下一生字尤涉拖引周夫子文字極其簡潔精密何敢以童

觀生此穿穴也然而無思索到此殊不自得也及見朱子所釋圖下說則卽去兩生字而曰太極動而陽靜而陰亦豈朱子有病於此而改定元文耶其語意卓然使人一見而洒然如寢之得醒始知先賢文字後人不敢一字改易云者非定論也記昔少時嘗侍坐於文元先生僭率稟問以爲此兩生字以爲字意看如何先生沉吟曰不敢如此看自是不敢復爲致疑矣今日深恨未及以朱子說奉質於先生也日者與高明奉對時雖說及此而未暇詳焉故敢復奉告以求明教也此是造化性命源頭處不可不仔細究

竟也

與宋文叔兄弟 炳文 丙辰正月十五日

比來想何以爲心神主改題如何歸宿所推之晦朝家既無分明指揮姑且徐之似宜然亦未知如何也叔範極可念未知今已過嶺否無路相問茹恨而已支否昨得書其意甚適甚強人意于筆研紙渠還

答宋文叔兄弟 丙辰四月二十一日

甫因嘉興書知緬禮有定許溪用喜幸隨儒來傳余札又審侍奉之安尤慰所望此比苦痁疾昨才向歇而破敗亦可言耳訛謗是叔季常事但當吾自修者

如何耳查事等待誠可苦然是亦不我者柰何柰何

只祈相守着書勿與閑人說閑話而已

答宋文叔兄弟別紙　丙辰十一月四日

銘誌題後於剝落豈阿膠不好而然須更以粉筆施彩而因改其可改處如何觀朱先生與詹帥論碑刻可見矣黃譎出場已如何伏想先靈於此倍加惻然矣然自珍島度海而入耽羅則尤似沖養而竊恐其十惡大敗之命未易得此也歐蘇手簡已得故還送矣語錄解跋云語錄解者即中國之俚語語錄固中國之俚語而解則退溪眉菴之所爲也其誤無疑故

曾報於南大成敗之而不以爲然時輩見之必以爲所指之一班矣頃與嘉興台座議其所以處之者可矣前後來此冊淵源錄五冊延平問答語錄解各一冊矣頃錄於籍記中也欲借文獻通攷其本主爲誰煩示之

與宋文欽兄弟 丙辰十一月三十日

遡聞克襄大事豈誠孝所感獲蒙神佑耶此只如前書而自聞蘇病日夕燭照蓋五十年精糠之情自不能已尔聞老峯亦來觀禮感幸難言吾所批諸說以爲如何銘題果無異論耶情事已伸矣惟相守讀書

以慰願望

答宗文武兄弟

遠書開眼實新歲喜事此比覺增憾不知何故遠如許也節要酌海投示甚荷節要是昔年陪先德對講之本撫事增淚也酌海劃已板訖故旋爲封還有彼中書冊前後借來者伊洛淵源錄延平問答語錄解并今來節要合四件也語錄解有誤字已改於板本則更不須致意而時輩奈癡甚刻或因此一字之誤惹得多少說話故不能不耿耿也小紙當開於竹西矣彼中如有大明一統志借送爲望

答宋文孔兄弟　丁巳七月廿日

書來知大哥尚未甦完已非好消息況聞二哥喪兒不勝驚悼吾儕運氣是何不佳之至此也此直是飛中無尔然使天時掌篆勳助不至虛生天地間耳惜哥掖畢當與前來節要英還是許弟疾病侵尋彦業未易以是為歎矣弟日每每以勿言錢瓷事奉規矣今見閱台書助却以不為書聞為札此此誠長學之言胡不能信也且聞彼中宗黨亦多携貳云幸隨力調劑而已切勿為微風而助火也啓蒙傳疑一件今茲先郵之

與宋文訖兄弟 戊午六月二十九日

前書見否文訖所患今則如何老峯又罹文綱滿山枯木一葉亦不青矣還可歎也前書花潭字誤添而訛夢說遺却殊耗可歎李沃題籤帖今始奉還

與宋子華兄弟 炳夏 癸亥十一月一日

今日宗社臣民莫大之慶何容稱訟前月廿五有聞即發見伏闕下逐日承候今日面部既已落痂退此日底安康矣三哥症情植根已痼不急治療若至傾敗之域則雖有華扁亦沒奈何吾意昇至城內日就醫藥庶有回春之望本有此意昨對老峯兄弟說

及於此則皆以為然人心所同理則在是幸須高量
勿以違禮為疑也孫兒擬赴科名莫非先祖餘廕只
以無教而出世為慮耳

答宋子華兄弟 甲子五月十六日

聞書荷荷日今疮情大勢雖退尚未透入鬼關任之
而已近事被言皆是在我之道只可警責自盡惟新
是面而惜乎餘日無多奈何奈何催蹤已把把而不
較之我不勝嗟惋也

與宋子華兄弟 乙丑十二月廿七日

窮陰遇歲改況如何病裏感時慕往不能自由聞子

廸爲吏郎迎謚餺儀似不可失須與清安相議前卻
壽病人家多以來具而還訖也

答宋子華兄弟　己巳四月廿七日

見書知緬禮有日想今禮成已久矣凡百順吉無有
遺憾耶古人逢吉雖是術家之言其理亦不爽矣惟
是之時耳此尚今無死是亦天恩節聞時論益急成
湯解綱之仁恐亦無所施拱手以俟耳所欲言者不
敢一二唯冀相守着書以繼先範千萬之幸

答宋子華兄弟　戊辰七月

尹女之喪寸關而閔妻繼之老舐悲割不以嫡庶而

有間也茲見余魅書不供魅而益覺撐滯也衰病本
日難久而喪感又從而擾之奈何奈何曾見尊王壽
年譜今閱量處甚多而其中又有決不可不改者矣
日竭精力荒耗不能致意可歎

答宋子徵 約遠

甲寅十月十一日

書至爲魅吾之窘步亦已晚矣惟是 聖上不至以
爲大何追有誌文申命而不敢奉承日夕皇恐而已
自古師友父兄之相戒未嘗不在於口語況在今日
則尤不可不慎也夜與仲公略有所語幸諒之

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

答宋子徵

仲也久相守别懷今猶作悤悤於官下便見此来書不覺心眼俱開也第聞內患危篤奉念殊深又壽命在病何能殺人耶賤疾久不已然既與嶺雪海瘴有緣不須即死於今日也十八罹職之後更無所聞豈有齟齬於其間者耶雖吳尹之報愈聞愈不厭果爾則天果不忘亡人也昨日祥事坐想愴咽也

答宋子徵　乙卯七月二十三日

来書縷縷深解幽鬱之懷除是聖世有開口將死之教則有臣子之性者寧有欲生之心金清風之自誠於禱所實先獲者也所欲言者奚翅千萬宲畏覯

昔而不敢耳蘇書傳給

答宋子徵　丙辰正月二十日

昨得伯仲書已知比來情境讀奉來帖尤覺傷愴然以我順逆之義推之存沒何殊只有百世在後耳此間事只一病字言亦支離也只祈隨處存省俾有日新之功耳

答宋子徵　辛酉七月三日

尚書遠問甚慰阻濶只值田家務劇不能安也曾見鄭文肅公答尊王考候書有云君爲人太重先輩難於用人也如此鄙君之病可慮但少已安否以吾言

之助自子孫多識憂慮悲苦無時無之彼為莊老之
說者雖得罪於聖門而真達者也歟此欲作歸鄉里
而疾病甚苦不可發耳君友答書載送付郵便如何
迷孫做官國見因極而使童子備官此誠羨之所歎
也老夫雖無狀竊無喜心也

與宋子徵　辛酉十一月

曾聞病滯官村謂已差可南還矣茲見來書知還入
城中旅寓易寒無乃有小愈之加耶此發死於道路
幸此來歸氣息漸微未知更延得幾日耳諸君蹤跡
從此異前幸須常念天地神人鬱變偶忽之道也仲

君曾有書來答司照此級可也

答宋子徵 壬戌十一月

日者見書於路上知有恩除雖非素心而親舊則不能不喜也吾久留萬義者欲守壽藏死則便埋也以使命絡繹之故村民逃散已此安集之日心極不安遂決歸計而喬山松栢常入夢思欲歸上江上少伸抔土之勤而故山之興日催病思終不能耐也奇此之祿日令如何須亟決去就毋病官事可也

答宋子徵 丙寅閏月

書到馳甚第知病妨官事如此則恐當謝去而專意

調養也相視不忍與疇輩異同有此閑說頌諒之也
此間晦病殊劇已瘥却忘之矣醫藥路嵩亦甚費力
也壽侗書答去傳致如何

答宋稺舉 炳蕖　庚申九月廿五日

見楢未見日月如是可歎仲之得官只是早晚事然
不能不喜慰也故榜二目還送酬酢之煩果如來示
只人事不教人做更教誰做

答宋稚舉　乙丑八月一日

示諭備悉兜子恩事聞已解釋豈謂吾家亦有書好
事也惟疇事極可念也日夜企俟其被逐而歸耳明

日把事其告詞只用常規祝詞云孝子某在京未還
代弟某敢昭告云云蓋此下則當用備要發旁親例
矣

答金復元 濟

延衛有盼便付以書及前夫人誌文矣茲收前月十
七日惠書荒别紙令人捷徑只在持戒之急此何足
推唯開此路者可謂發發矣人心思亂何乃至此不
勝憂懼之至學題事謹悉果如來諭矣

答金復元

吾人不耐私情有此冒把紙墨亦爲之帶寒家矣所

詢無以爲答只姑不死三字可以爲故人道也三極
甚殊竊恐海上仙人爲來偷去也

答金復元

手札越海而至驚駭不可言此無足言晉時人札集
作書必稱死罪常謂若是死罪何必强作也以今驗
之古人真不非矣

答金復元

聖德如天宥此萬彌難赦之罪臣衘恩能仁滅身何
報歸到溪處寂寞對山此時忽拜問書驚荷之私不
容名言回春退典士林回廢彼謂之大憝者亦何心

哉喪餘來訪之諭誠使人凝訝然亦何能幾耶尹孫之天慟惜悼但不能爲懷以其先德及渠仁厚竟至於此天之報施一何謬哉其妹之死亦可憐傷也

甲寅臘月

答許樂而 玩

來書縷縷誠荷不遺第無危行言遜之意磨天風雷豈是好吻事耶至於呼許之亦尤可驚駭朱子於黨禍時以不擊鼓訟冤爲義今此所示殊失朱子法門非愚之所敢聞者此來裝待命命至卽行便設多少事矣然亦豈章子厚之所爲耶李令聞已譴罷足以有辨矣何又遽咎耶

答李仲溪 己酉正月二十三日

惠書如對慰甚此昨移三清洞溪山松石益起華陽之思也靈芝主人堅卧不起極令人心羨也此漢一淺清漢即安知亦爲人所羨耶

與李仲溪 己酉八月十六日

蟬聲益清懷想轉切即日侍奉學況並佳仄聞有外庭喪信否慈侍之下憂慮想不鮮矣春慮無已此厓厓此外何足言今聞將入華陽此後相聞益不易矣慈嶺簇愈看愈奇始欲與一僧携取外家書以故人之贈不忍捨故還已之仲溪以爲如何靜觀聞有疾

今如何深念深念

答李仲溪 甲寅二月二十九日

昨午南中廿生來傳問書方開慰遡茲於史官行游此奉札遠認春意無以盡喻此實爲赴哭行疾作還歸方在人鬼關茲忽蒙 誌文之命勢須冒死請免一倍惶悚也昨日別紙素昧於禮學又近日則屋下酬酢亦爲厲階豈以我爲不知吠韮之人而有此下詢耶然重孤盛意冒進瞽見切勿以示人也

答李仲溪 甲寅八月二日

承書也憂尚爾奉慮曾溪此道逐顚沛賤柢壽藏疾

病重發不粒已數日尚恐因此奄忽使國家刑章不得明示也來書相念太殊不聞埠安園爐事予適南伯雲路瞻一部叅同契早晚仲溪來會相與講此可也可發一笑耳

答李仲溪

乙卯五月十日

惠然狂書存此死生此非奉謝於仲溪者而私心所鴻助多矣仍富侍奉之徒尤以爲喜也第盛夏風霜目變理者憂彼方且以唐虞相慶而賢者乃越俎而憂其所憂可見仁者之心而恐不如緊着自己工夫之爲切也此間事不須問風土雖惡固有罪者所宜

也只是精力日耗不能致一着書且於省身克己之實事多所曠闕以此凜然自懼耳

與李仲淡

丁巳二月二十九日

此君歸畧修答書早晚當徹矣今去見書時日子又多未委侍奉學况一向排衛否區區一念何嘗少弛賤疾言亦支雖然日加一日無言之日想亦不遠矣來示自警之意甚切如是而憂懼如是而悔責則何憂其不進歟如陶拙則真如毛斗之艱不起矣賢友如以此物爲我則益有及時策勵之志矣鐵窓中畧及於向晡書中幸須取觀如何大抵不道故舊是古

聖遺訓而今人多不知此義愚不顧如是矣養記依
後書所示已於尹友行替以大字矣此外只祝闔門
看書使心體日明不負朱先生昭曠之訓千萬千萬
伯氏想不以榮辱介懷矣曾見其後兒甚秀已學經
書知好惡否有子如此可謂百不憂矣

答李仲深　丁巳四月二十九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竟至棄背遠地聞訃悲悼不
自堪忍遠蒙問慰哀感之至孟夏已熱緬惟侍循萬
福時烈幸免他苦未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

答李仲深　丁巳十月二十一日

累紙患書談慰懸思勞時有不敬聞者豈仲談不用
力於身心真切工夫故胸中之草木太多而然耶誠
話外至當自反省無歉於心則雖百車何傷如其不
然則人言雖過只當為自修之助何必騰諸輔頰以
益紛紛乎愚之今日所望於朋友只讀書存心獨觀
昭曠之原則亦可以忘憂矣如斯而已足矣鐵事因
同甫與彼酬酢而彼書有京裏諸少之語來書亦及
彼事故妄意以為與同甫一體矣今承來示殊愧其
孛而矣此夏秋暑潦幾死不死今則痔漏忽發痛楚
不可忍奈何奈何自餘只似定省之餘討一室靜坐

專心於前所謂眞切工夫者千萬幸甚

屯菴先生後集卷二十一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二

書

答李仲淵 戊午六月十二日

積戀之際得奉正月初十日惠書遣時雖遠而喜荷則深矣第有湯劑之憂目今炎熱加減如何奉遞膏淵所論得謗未知何事第此身所得則極於兇逆而亦頗然於覆載之間仲淵觀此則想如泰山之一塵矣推如馬音之過耳而居我室讀我書而已何足以此累吾靈臺也凡入於實地上無得力處故於此等事未免風吹草動矣此所患胃痞學自閉目而添眠

自念七十之年已過始望夷然待盡如得甘寢耳此外尚何言哉文化丈起居如何佰氏閤室皆安否我躬不閱西諸念難休寔可笑耳

答李仲溪

庚申七月四日

承審哀履支勝慰感交至無以爲喻時熙猥蒙　聖恩有此生還此何甞夢寐所到感激個愧措躬無地鄉里紛紜不勝其苦亟入溪處溪山仍昔而齋屋無人進念轉擾難禁愴傷哀侍讀禮之暇兼尋經理否嘗觀今日諸人旣能以嬉無所用心此不如眠夫儒收之摘有所事世道絶可懼也秋凉之示另勝翹企

只如是勞擾亦非所宜在所財酌也

答李仲溪　　庚申十一月十一日

相念雖深信息難續窮寂之中承此尚書甚慰果心賤疾添劇於赴任之日退伏山門呻吟度日甚無聊也疑禮蒙賜下詢孤陋本無見識兼且懲創畏懼公私酬酢一例廢閣故尤昧於疑文變節今於此愈不知所答也第嘗聞 國恤葬前大中小祀皆廢故士夫家亦不敢舉盛祭二祥皆俟卒哭後追行禫月已過則因不追行其間忌日只畧設而哭之而已雖畧設而亦須告以退行祥祭之由則庶盡乎委曲之情

云甫至若窆葬者其虞卒哭亦不可盡如常禮但自
虞以後則是神之之祭似不可復以事生之道處之
未知如何須遍考禮書又問於知禮者如何

答李仲溪別紙　庚申十一月二十六日

國恤時二祥退行於葬後明有先儒定論今以　國
家行大中小祀士夫亦欲行之如常儀此則恐或不
然　聖上則不敢以已下喪廢　宗廟大禮於服盡
之後此固然矣至於臣民則不但　梓宮在殯是朞
服葬前也烏得與　國家祭祀比而同之也禪祭則
當以過時不祭之文斷定矣

答李仲深 辛酉二月十七日

承此惠書感戢無已惟尺地不得源源深可恨也去留之諭眞所謂只此一身尚柰何不下者且既出還入非止一再則今日寧有定計也只自愧咄而已示疑禮既過時而不擇則寧須有脫擇之日也過大祥之後即當復常矣

與李仲深 壬戌二月十五日

當時相見懇然乎心至今見象森在眼中也信后已有日腫處想已完合否[illegible]疾亦如許惜不得同處相憐也晦翁嘗恨旨廢之不早蓋以涵養之有味也未

知閣眼時能侍臨翁之心耶餘在同甫口伸謝不復
贅只祝並加善攝餘惟默會

答李仲溪　己巳三月十八日

新歲見書甚謝何已此歸自永康該病大作委席於
牀到此地頭穿有回生之望壽命則已過然惟早從
師友相承執義而行之不力虛負光陰將至於無聞
而死此爲斷痛耳雖洞衣荷未達奉際惟冀加愛

答李若晦過澤　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

病臥山裏懸想徒勤息於官遣承拜問書仰認眷私
無以盡謝第觀辭過謙是不能安耳此一病支離餘

喘僅僅死是常理而只以無聞爲懼耳錦中素擇山水之窟已盡丘壑之美吾恨不得相携共快心目也歲序漸新只祝侍下增慶

答李君晦

甲寅十一月二日

蓬蓽賤士猥蒙相公華屋時致車馬之來宜有福過青災彼人者何與焉况杜門溪山時閱塵編彼真是助我者也只是目力已短心力已耗不得索性佔畢甚恨壯時虛負光陰耳此外則溪聲盈耳不聞山外一事也

答李君晦

乙卯七月二十三日

此地對床甚相樂也今者南爲棘城高似鐵嶺親舊音耗阻如弱水急於此時遠承問書此心驚喜何可盡說也鬱塞之苦已成旣往今則涼氣乍生冬月則亦可無褐而禦寒但塞南尤甚筍蕗復暄將不可得耳荷相念之深索言如此庶幾諒照

丙辰九月十四日

答李君晦

前月書非意承拜欣荷無已此方患泄痢苦苦難言別紙殊破寥寂也桃者仁甚利土崇得蒙前後投惠仰認至意無以盡謝卽茲薄寒侍奉外諸況如何且請何書而與何人相友也褒踈直以漢末盜賊目吾

儕山居野處亦須不便苐無脚色閑人切勿與相接斯可矣比得竹西壽泂書皆報以平安可喜炳哥時相見否見時須勉以讀書勿為談諢度日如何

答李君晦

丁巳七月十五日

書來不知自何而來第切喜荷也但疑我之疑於高明此則非所期於平日者今日事雖曰無所不有高明豈可疑者耶所諭其家子弟何足掛牙頰耶未十日校尉復生於今世亦可笑也此中事不敢無煩高聽也子而余衰興寢如何憂念非虛語也

答李君晦

丁巳十一月廿一日

蔚便昨傳書祈勉可量弟不及須初事闕辭猶前矣
此方東裝謀命暮年壯遊亦一事也全事何足言尹
好奇許以北洞為范陽令徐君燕趙之間風而降回
宜也無悔也君晦今讀何書壽洞諸哀支勝否竹西
安在今日無一人安康還可一笑耳

答李君晦

代午三月十九日

號中書如聆謦晤即日侍外學領佳適此間無可說
惟此道告 庙通文語意甚峻而聞自内主張者亦
其人云今年即似不但已可謂頭粘頸上也同春弟
三抱月中来會相守頗久歸才數日矣聞與右範違

門想有講論之益矣若只作笑會則不濟事矣

答李君晦　戊午六月十二日

昨者近縣既到四月晦日書知須有喪戚德門禍故何乃如此不勝驚愕之至此方服升陽順氣湯雖知半夏之燥澁而難於遽去矣試省近日效敗而爲損益計耳王氏柯已有定論可喜可幸行狀終荷投示何幸何幸頃初配所來聞遠近如何此中出蛇歲增一歲蜿蜒糾結不但見之可畏其毒具使人益不可堪今荷雄黃之惠從此可以驅除矣潮州之鱷感於昌黎之文而遠徙此反因於此物何其相遠之至此

殊可一笑耳

荅李君晦

庚申七月四日

觸熱遠迓荷意良深方切感戢復此承書甚慰遐淺之思鄉里紛紜無處不然不得已携書深入溪山不改魚馬徵迓而只此衰顏白髮非復舊時人物掃除伊戚重理舊書即茫然若生面者可歎亦可笑也聞春兄之柩當入京裏隨事提挽無使狼狽想不待人言之及矣尹家喪禍未艾而愈漸豈此餘殃之所祟也痛哉痛哉不能爲懷

荅李君晦

癸亥三月二十七日

昨書多荷學問之喪不勝驚慟此乍經勞動病加一

曾聞吾兄何間日中去華盛一款援家禮則當不去

冠而如暮服則恐駭俗觀未知何如無深衣而用團

領則當以墨者爲重先後字未詳其意

答李君晦

甲子六月六日

積阻中一丸極駭病懷近來人心不須提起且彼自

謂已直變壞之論必不服也且尊嫂之黨自來如是

若晦早晚來問孟子不通處則尤奇矣未知能有此

日否然彼之所言則皆是此漢實病老境得此直諒

之言可幸可幸溪廬記倘以草本垂示則當改送也

文字記實恉有後既然本無雅量則不必憂矣極好笑

答李君晦 戊辰五月七日

慕用常懸忽拜来書勉賀無已此自別餘日無多日者力疾赴黄江寒碧文會稟質太全勉起將爲一月許矣二友忽以事歸猶可以獨留看書而山中寒色無異至膿病骨尤不能耐遂與二友一時雲散悵悃之懷況茲在心也此無非老子命薄乏百落便宜尔可歎可歎壽詞此亦累鬧矣自有臺勑以来豈有如許條毒乾此公嘗於尹論最緩謂獲吹嘘之免矣今

乃如此令人發一大笑也朱夫子豈欺我哉承將大歸漢師從此聲聞益遠不勝惘然也

答鄭德兩尉兄弟 乙卯十月

落此蠻鄉與死爲隣忽拜僉書信知此地不在天上也何喜何魅此水土之瘯粤自仲秋而發其有此身亦無多時矣何莫非命也青郵曾見書喜其無恙也時筆詬尋松翁而鄭直長能授鏡南歸可見光徽來沫矣其爲世道之光如何如何未准對晤只希加愛

答鄭德兩兄弟 乙卯十一月

僉書鄭重感悚瑚中只坐無便久稽修復愧歎常切

即茲陽復侍奉增佑此熱樂之餘仍以謀瞌疾病大
作死之無日斯亦命也奈何今日科舉雖不必廢不
以必得爲心則可笑如有必得之心則心不脹時筆
而孫爲好語以中之殊非士夫之用心也今日導當
以鄭直長誰爲等一義諦也餘歲寒增錬

答鄭仲淳 澔　丙寅六月

承知曾有重脹不勝驚悵箇而不奈圖爲可傷而又
而哭子無寧一死未知何氏何以支過此尤可傷也
風俗不好頗喜紛紜而益有害於世道故敢有前書
之稟矣茲蒙印可幸孰大焉此老病垂死添以暑症

無此孫兒之疾積歲彌留常在入鬼關此關熠煎如何時孫切冒已久每願其從速脫歸而至今纏縛日夕兢兢若無所容也亦願左右之善避名進執閑着書無或倘涉平生也

答鄭仲淳 丙寅十月

兩度書承慰無已鎭縣迎謐士林豈勝光輝第事忌差池而聞以銓部有故遲速未卜溪庵溪庵如子廸爲是懸出於義亦宜未知已與商量否所處之地知舊亦所不願然窮途轉身誠不易事只得盡其職事而已惕惕有不可傾角此衷病日侵不知復留地上

雖幾日子可來書劄兒蓋常謁其心思中間不能無
妥帖有所還就矣茲蒙筆墨之助留以為早晚之需
可簡牘並謝啓哥不住看書否督課之事不可專委
其甥陽也未遑奉際初寒加愛

答鄭仲淳

丁卯三月

前後兩度書訖茲慰荷前月廿六日所遣謹已詳悉
矣神道碑昔者學翼丈移用於墓石其文殊非誌體
然已無奈何今不可全用於神道碑改動數百字而歇
意尚有未盡刪者當俟日後可拙句云云非指今事
曾聞香薦時不無巧言故云今日此漢所遭則當萬

信矣一笑而已須何言哉所欲言者都付長源秀才耳

答鄭仲淳

戊辰五月

病疾因暑增劇殘殘垂盡忽拜來書謹悉示論因有所詢此宜蓄德之所當酬酢人謀何以及此況人中之至庸者耶第以朱先生之義言之則當低書時不勝憂悶之切不知有禍福利害而極攄忠悃倘徼天山之見象則其疏必上而禍福存亡決矣此一義也及其默然奬禍遂至致仕此亦一義也然今日蔡西山何處得來第以易林叩之則猶為決意之一助耶

宣廟於經筵問曰宋帝用朱子訖退旋進讒則國家
興矣朱子顧乃信卜筮而提禍何也鄭寔瑶對曰宋
帝苟能如是則豈有遇遜之理予此問所以爲辨明
也今日敢覈哉 聖明於宋帝者誠非臣子之道而
以諸公次第云云者觀之則天意可知矣豈如遂尋
初服誦咏古書以盡吾年之爲得哉第未知時輩處
左右以此職者何意今日所憚惟左右而已欲以僕
其且吾而擊之耶朱子謂李誠之曰諸公排逐正人
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甚不可懷小忿而忘大辱
時輩之意苟出於此則左右平生所樹立無乃擔有

自省處耶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未知仲淳以為如何

答鄭仲淳

數日相守曾所未有只緣病苦無以療憂所欲言者摘未罄謁奉別以來倍覺悵惘茲因中原便獲見初九日所惠書披拜雖晚足慰送後思也所示誠然誠然今日驚心者無過於海聖而不以為憂何也臨別冒贈能或記得否令人得一第使以為所期止此遂與書毋相疏毋於下流以負平生可勝歎哉

答鄭仲淳閏日　戊午

心經 周之卿士

此柳詩是衛武公所作而武公實周之卿士敬求予說如此雖是泛論周之卿士而實主武公言也

答鄭和仲 還 戊辰五月

阻濶未有甚於此時戀思之懷曷可勝言忽於此際遠蒙問書欣寫不可言此暑濕所傷痛疾添劇前月時粥今則粥又阻而唯吞一口酒如此而能延幾日子乎然每羨長草之無知一朝奄忽豈非所願乎彼中聯棣可想其樂第未知所看何書作何工夫文請公夙夜在公之暇猶講家禮之書而得彼睿獎此宜

後人之所當法者耶仲氏已以此時渴處言也未知去就何居溪念溪念

答金文仲 昌錫

省式日者雖蒙信宿尚有餘懷今奉來書殊慰戀思茲聞蛾肘又及泉塗傷痛之餘自擗吾生只是鼎魚之待火也且念門下諸生何以為懷倍切詀臆也祥日已迫雖祝節哀順變以副遠誠

答金文仲

奉書神醒不知沉痾在已書不如面眞虛語也仍知侍奉之安又以為喜別紙備悉第不記與原明當時

所說如何尔思之本意以為既有其人如雖遠常例
亦當陳之以冀　聖上之萬一裕許而此必有議曹
之善為措辭然後可庶幾也今日難以此望於人故
需以為難於嘗試而輕舉矣此後如宗無他意也

答部智叔 始徵　　壬戌六月

何日忘之真非虛語也即於馬巖便承拜十八日惠
書慰瀉無已第一病字可相憐也晚疾旱雨俱不堪
餘日幾何而書冊之工亦幾全廢純可歎也從此之
慶誠如來諭程朱諸子陞享　聖意不為落莫終必
有成之者否此外則苦語誠難比俟公論歸一之日

而輯覽字寫已托於京邑來則卽集入刊只以同志
鮮少爲慮也餘暑鬱加愛

答郭智叔　　癸亥八月

前拜復書謂於節祀後可得相會卽奉今月十四日
惠書知有至親之慘驚愕不能已兼有脽疾之憂則
可想情境之切迫矣未知已有勿藥之喜耶喪憂至
此從期與否何足關念旬後甬和來會昨暮入華陽
而致道尚未至方此凝佇尔晚痰尚未全蘇極難行
役而惟是大役當前懷鄉入事紛擾叨緒坊集故不
得已力痰起動大致添傷前頭事未知將如何耳餘

冀凡百順吉亟賜臨顧

答郭智叔 甲子八月

前承寵札無便稽謝茲因甬和游此奉聞感荷之私何可勝言賤疾汔茲彌留極知餘日無多然虛生世間已久汔可休矣致道留月餘而歸略校所撰校者而全稿則尚遠矣如此小小工夫尚今因循況其進於此者耶只增愧懼而已秋序已晚只祝加護

答郭智叔 乙丑七月

曾得遞中書感鴻溪矣而只坐無便久稽修謝茲須承前月初六日所遣仰知眷私銘佩無已只存問死

生之外復有多少云云豈有塗聽耶此病伏深谷杜門念咎全未有聞若有譸張之說少涉於此則老子命薄因成罪孽安保其必無耶極可皇恐自尹事以來不好之言雖多然竊情摘在每懸其奈速武遂規警於彼而自笑其愚於尹且如此況於他餘知竊之無他端者耶詩不云乎我友敬止讒說其興此豈非今日所共勉者耶記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今來書畧有詛盟之意一笑而且自愧焉此心患著病只成朝暮人跡無人世意趣自怜而已

癸丑正月三日

與黃度叔 鈹

傍祿別時語方此凝佇忽奉來書言用慨然此尚委
桃痒頓無邊春往況耳餘俟早晚見過也

與黃度叔

乙卯七月十二日

爲聞近候此洎此窮荒朝夕待死未知幾時其人須
桃李機也然舉此鏤鍚以授其人久矣覺得多少快
活也聞一至華陽看捺書室溪山魚鳥亦必微近矣

答黃度叔

丙辰六月十一日

即奉前月初二日惠書甚慰懸思此會經諳族神氣
益脫自料難久耳朱先生於度之時不言小人之惡
而只言士流之染迹蓋以爲小人爲惡自是小人本

色不足爲壯推士流而狀於感誘於利者爲可驗可惜故先生切切言之此今日之所當思者也無事中意偶及此敢發於吾人幸一見而滅之也

答黃度叔　戊午八月五日

來書慰甚孰謂書不如面也李蔡開闢真所謂三千里脚血渠自不挫此何必與勞也然皆非此中所言也度叔不住讀書否每見金君昌協書爲之慨歎尊庭及尊叔父兩丈起居神佑否啓明亦如何並不敢忘耳

答金直卿榦仲固載　甲寅二月九日

去秋猥蒙不鄙再賜臨顧因有所質問若將以愚爲
有所知識者然迄玆愧赧不獨當時之踧踖而已也
忽於遞中承拜惠書并別紙備悉示諭之意自愧不
敏當時不能極力辭謝須有此下詢之勤也然如或
寢默不進其愚昧瞽說則又無因緣承敎之至故敢
於別紙累陳一二幸於早晚遞便下示其剌謬千萬
幸甚抑愚有請焉愚自先師旣世以來倀倀擿埴雖
不忘瞽者之欲視而傍無强輔一味放過今則死期
日迫極欲於未死之前與朋友之有志者相就講討
少去胷中之塵土則庶不爲虛過一生矣然老病如

許不得遠去朋友之賢者又豈肯下從此損友於淺僻之地哉今見昆仲似若不以愚爲可棄者願於中半山寺中討作會處爲時時相聚之計則似甚便好其肯不泒下誠否

答金直卿仲固　甲寅十二月四日

自遠仁里戀德之情日益懸懸忽於稠中遠承金問此不啻跫然之喜而已時事日新不免須就路傍以俟歲命未知將如何出場耳第山村靜寂時與一二後生翻閱書冊至有會心處輒復欣然不覺彪怒揨飈之左右沓至耳近歲與人酬酢只寒暄飢飽而已

至於用力此事等說話則只於吾友昆仲見之矣恨不得朝夕相觀以幸窺一斑而稍進耳李上舍不知何狀耶朱子於丙辰後亟歎不能爲黨錮矣今日則庶幾免此者伊誰之功也彼隨人執下之杜佑果何人執別紙適値冗擾蕪且朴拙行忙不能報去當俟日後

與金直卿　乙卯四月六日

入此窮荒相聞無階每想去歲從遊之樂時發於學也即日侍餘學況如何想有日新之功而恨不得相觀也此病間翻閱朱子大全語類此亦重讀時誦之

一端已使鉄輪轉于頂上此不可已耳

答金直卿仲固 丙辰三月二十七日

去冬遠承閲書兼韻語甚用感佩而苦無便信訖闕謝復尋常瞻歎忽於襪中蒙此存下仍有所詢疑義累數千言殊非淺陋所堪承者悚怍則深矣而仰認進學不已之實功又不勝其歎仰贊頌也此自去年八月已有水上之祟涉冬至此漸覺添劇此於有生之初自有當死之地矣順而俟之實無僥倖之心也只於病間之時略看書冊不至全無所事而精力已耗隨得隨失甚恨從前孤負可惜光陰也尊從叔曾

有所聞於道說極用警勵矣今承來示豈因其病篤而妄有流傳耶抑惡之者多而冀其如此耶試有一書尚可以收覽和奉致如何然一番運氣甚不佳溪為之相念也此事非使來論亦有意見然失子壽曰不成全下今說底語亦不敢說今日合說底豈外於此教仍竊觀所論不流於偏僻不蕩於恍惚虛無又不類近日驚天動地輕視先儒睢盱恣肆隨意義起之說而從容於程朱之緒餘其說愈卑而愈崇其義愈淺而愈切循此以往則門庭蹊逕寧有差互之虞哉識不勝慕用之私敢此傾倒亦見其僭率不避也

批呈之說如有未當因便示敎切仰或於端午前送

于萬義山下則目可來此矣伏惟僉照

答金直卿仲固　丙辰十一月十六日

前一書自何來傳且有兩度别紙其所論義理之說精深明白宲非愚昧所可窺測三復玩味繼之以歎息也吾人見解已到此地位前頭所至其可量乎自此而須加涵養之功使之理日益明存日益固踐履日益篤擴充日益遠則朱夫子所以啓發微言以惠後學之意庶可不負矣世道幸甚朋友幸甚此經年瘴海一息僅存然猶不敢自昧時閱簡冊復理訓詁

助茫然如初未嘗見青田將無所聞而死矣自悼而已然倘蒙吾友昆仲不以愚昧耄耋而捨置之時加警策且以所相講論之緒餘見示助未死之前或幸有一班之窺矣此助為勝大矣只以路遠便稀為恨耳一陽將復伏乞承顏盡歡仍有日新之功以慰遠誠

答金直卿仲固　　戊午六月十二日

此地窮僻不須言吾人所居亦是鄉里嗣音之難無異弱水之重復四月廿九日惠書未知自何忽然到此驚喜之餘繼以嗟訝第聞方有嘗藥之憂奉慮無

已神佑孝思想已復常雖時此而爲慰也所諭王黃
州賊令人洒然只黃州是有道者掇雖百謫而無所
虧此則無可虧之道是爲可愧耳所引梅州事亦甚
惶恐今日誠難保運卻之不來而此無克城之定力
則豈能從容於倉卒之際我自少至老學未得力只
將圖奔而終焉追悼何及伯仲見讀何書日有新功
否前日所稟物格說未蒙回教而無由更稟甚以爲
歎此粵自閏月添以冒病有同休粮是宿極知餘日
無多雖欲再見直卿昆仲極論所欲言者而不可得
柰何柰何根以明教草定大全問目殆十餘冊子極

欲奉贈而淨寫未畢當俟早晚耳第未知造物肯留
得此漢以成此志否耳

答金直卿　　辛酉正月七日

答書備悉仍審衰候支勝又以爲慰紙末示諭尤見
鄭重感荷何極　國哀中私喪練祥之擇日退行已
成規例其擇日之法或丁或亥祭忌日而已則日柔
日或朔或望未之前聞君親喪備出入時世俗皆服
私服此等事似難免從容耳

答金仲固　　辛酉五月八日

伯氏遠來承知近況之適慰瀉不可言況此事云云

所警於昏耗者深矣人家子弟自執冊以來就不知
有聖賢事惟汨沒於聲利場中不然則懶惰戲慢以
沒其世甚可惜也如吾友早年從事精力方强豈患
其因循而乃有此放邪自警之餘又不勝其惘然失
圖也伯氏所托二事本非所能兼且賤疾比劇又不
成貌樣如此小事猶不能了辦其他又何說爲只自
慚悼而已眞像帖奉玩無數跋語病未能焉容俟後
日可

答金仲固

壬戌十一月二十日

日者山裏來罄所懷常用歎恨卽奉來書丁寧警誨

出於尋常披讀藏戢感幸已所論上策除非程朱
以上可以了此下此一等則恐是焦僥之千匀也況
以責於齏鹽賤實則豈不為識者之所笑乎若其中
策則前定久矣已首歸路而犬馬之誠不能自已來
抵江郊短疏告行回望但有涕零而已至於下策則
雖欲如此而筋力不逮自不貽朋友之憂也然上策
中節目雖非此漢之所可用而亦敢謂終無所用乎
其所謂草野之賢除今日徵召之外可指而言者為
誰一世人才自足了一世事而鄉曲賤生了無所聞
甚可愧詫也朱子嘗譏桓溫劉景昇雖豪傑不至可

用入物豈必求於草野哉如有所知可以言於貴宗
名流否朱子丹田氣海之喻誠今日之急務也未知
士可以爲然乎儒先書帖徐當討於疇孫而依命也
直卿士直皆得安善否悵未別書可恨

答金仲和 呂物 甲寅九月七日

秋日慕徒昔人真是先獲矣卽奉來書深慰卑懷也
此病情彌留常有自危之心所幸壽穴只在眼前死
則旋埋無許多事耳惟是前後恩命不趣翻疊而自
惟重棄之身自恐無說 聖諭之意亦只以爲有罪
而不須待云爾此所以不敢遽承也已上再思之章

備蒙開牖以啓可進之路則所命非職事之比敢不冒昧一行耶會稽之音雖甚不佳然既傳聞未必又是膚勢之窮不係於一術之存亡也虛過歲月之論不勝警省也然吾友豈或如是縱使如是而視前頭未過者則當九牛之一毛也如愚則又是只得終於無聞而死而已追悔何及然猶未及於衛武之髦期則容或有分寸躋攀之益矣幸毋捨之仁輒賜規戒之語賫發人以德之義也千萬企仰

答金仲和

乙卯四月六日

辱惠書久矣病且無便訖未奉報卽茲夏初侍餘學

領佳勝此比得朱子大全語類書日閱數板不至全
然無事而只是精力衰短從後尋繹如未嘗經眼者
可惜日前虛送好光陰也表君事實謹此跋送而日
月不敢書想惟神會耳

答金仲和　乙卯八月十九日

道州詩行今日復見之矣但無痞疾之不快則可矣
仍念請受之地定省餘暇讀書必倍專一天意豈亦
有在耶九峯受書傳之托亦非道州氣力耶此在此
閱日不無人事之撓目入棘城佔畢頗穩矣前月書
今始承見可知道里之賒矣此後何由相聞耶雖在

罪咎不能無世道之慮界呈前小紙日後幸賜時教
也

與金仲和 乙卯

曹生歸傳鄙書否耶日侍餘學領如何瞻溯不能已月出諸山其已領畧耶雖未能往游想已欽晦翁之不憐矣賤疾醫治無路如得清溪一掬水則幾矣而亦柰何

答金仲和 午戊六月十一日

開正書前月末開始得承拜遠地事例如是矣鑽燧四改盖是久焉之論自覺此日可惜每以爲疾速如

駟也且着實理會切已處用八字是朱先生一生話頭平生非不欲如此用力而懶惰鹵莽終不得一箇半箇近似於此者常用愧恧朵今承提示益覺欽歎而不可追耳又自閏月添得胃疝廢食時粥藥亦同切當見此症百無一幸只當以時月數計而已別紙誥然章疑義益覺精密可見讀書用功日有進益之實矣其一二處更以別紙求教須賜反覆幸甚敬甫過竹林祠回想舊游難禁其依然享祀諸賢皆是朱門適傳故其諸刻悉用大全中語矣今聞諸官人役尊其典護之方將未免鞠為茂草豈三灾厄會仙聖

亦不免者邪可一笑爾

答金仲和

戊午十二月二十九日

初二書仍慰死亡之戚鄙誠感幾無以容謝況二書疑義蒙此俯詢益仰謙尊之盛也此只係披公符到而尚在地上未知造物者意竟如何耳爾於穢中奉答浩然夜氣二說矣未知得失如何也初秋書未記其承拜所詢必有可商量者而淺限其未見也二書疑義更獻瞽說其未當者煩賜斥正無如以前之唯諾也大抵後世為學不難於理會文字而涵養省察最不曾事徒自今相與策勉勵其所理會者終為吾

有矣

答金仲和　　辛酉五月十五日

前後兩書一並承領所諭縷縷無非至誠惻怛之意雖甚愚昧寧不惕然感悟悔難追之過乎所當一二仰報更以求教而適賤疾甚苦且有哭死之慘悲撓未果容俟他日

答金仲和　　辛酉九月二日

前書久未報雖緣地僻深愧不敏也即日秋深侍餘學履如何戀溯區區日者酬酢未能到底而止竊恪之道蓋不如是矣去歲初入不敢進說者其時鄭說

無人分疏則蹤迹益覺難便故耳然亦不可謂全無一說也未知如何同肯訂選其先銘而未及作書見時語及也石雲丈見在何處若歸山門則承候未易無任慕用也

答金仲和　　壬戌七月十日

音徽久曠思想可言茲於垂死病中承領惠札慰荷之私又如何也古所謂書不如面者真虛語爾只所讀何書所得如何無路窺度是用秘鬱耳古人書札不唯死生之是問蓋無事而非學也此病後專廢書毋非死非生孤負光陰真所謂一蠹也常自皇恐耳

科場不遠從此騫騰則可以展布所學矣預祝預祝

答金仲和

癸亥五月二十一日

承審尚在審藥中無任奉廑之至一見聖主自來初心而義有難安者故不免徑歸然其自訟於心則不淺矣及聞有俞事則旋覺無悔而還悔晚聞仍在近京之地也日者歷拜文正公墓前因與尊伯父解携於江上感慨傷今不覺涕泗真所謂凡今之人莫知我悲者也今日之患惟在不識義理爭出頭角而小大畏縮莫敢誰何彼一番徒類爭相推譽則自以為有餘而不知以角為玩戲亦可哀也不有大力量

入為所信服而薰陶變化即難矣如此誤者以合社門空山寺却幾書以畢餘年而已此外無餘念也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須勿為外人道也

癸亥七月四日

答金仲和

近事非野夫所敢言伏枕微吟者惟山谷西江波浪之句而已千年箕子之國未知將輸於何地發不啞韡亦可罪也來書備悉諸紙荷荷

甲子三月六日

答金仲和

曾聞大閤下所苦良已復出論道甚爲公私賀也卿拜琥中書尤慰戀思第説病不細此非妙年夙夜者

所宜豈亦叔世運氣之使然耶此餘日無幾長委桃席廞衛時難保其趨班幾年事殊可憐耳欣有仰質者朋友之仕宦相招昔賢所譏而晦父著之小學書以爲大卞今日何不受用耶幸下一轉語也

答金仲和　甲子四月二十六日

便中獲奉惠札慰賀無已　聖母喪參已畢更無逮及推隕而已今茲示諭指理陳義反覆詳悉雖甚愚昧敢不承奉大抵難進易退是朱先生一生大節今見好爵汲汲自縻豈是道理且以私情之切欲望左右之出力而俾得出場也今來示如此不勝憮然也

且出陸相濡不若相忘於江湖此湪園公好語聊爲
奉誦

荅金仲和　乙丑十一月十八日

迭理之慟雖以朱先生海闊天高尚有不如無生之
憲況但品如時烈者其能免蔽私昧理之偏乎自其
形貌永閟之後益不堪悲念之懷蒙此俯賜慰書寀
不勝哀感之至仍審數千里于役還奉晨咸夙夜勝
迪慶喜不可言日昔窃不勝師門受誣之痛敢入文
字標蒙　聖上不以爲阿好其所處分大慰斯文之
望誠非小事而弟未知此後事復如何矣溪廬溪廬

疇孫久忝榮次大非所宜未知何以則脫免也當切
儆徵仲和諸賢則必無此根相退溪所謂結者解之
已不能無望於高明矣

答金仲和

戊辰四月九日

已此清和江閣想益靚勝馳澤懸懸此間文會不足
遠勤書籠而聞有乍動之意故蘺逐之候匪朝伊夕
如或所望歸處則切欲舟溯清江相携以至丹丘此
寔平生快事而老意闌珊徒有少時閑氣而已

答金仲和

戊辰十二月四日

寒水便來承拜惠書縷縷示諭令人慨然曾見聖學

輯要收錄如綸如綍之語始謂無甚緊要何故得列於大卞大訓之間也自今觀之非常情所及第惟今監元來一麾麾而復麾未知亦有其路耶所可憐者當初韓姓人以此一句語爲擠陷一番人之計朝紳相傳以爲美談　君上亦味其言而使用之天下萬事孰有無源而漲哉者耶老僕不今黽勉作行而私情公義交切於中一吉之戒有不暇顧矣才及彝蒼薪病揶揄而亦微有所聞以是次且誰爲我觀變玩占以指迷途耶詠誨未易但有瞻想而已

乙巳七月十一日

答金仲和

苦吟寒谷殊無意趣忽此尚書至自京裏膠擾酬應之際念及淵底束剃之人豈是易事麾之又麾當時聊奉戲語今承提諭還輸一噱第觀今事恰似乙丙年獲被其麾者可謂榮矣此漢口滑嘗誦老年光華莊黨籍之句已久矣乙丙之所好今亦好之其所惡今亦惡之如此而欲諱紹述之名者惑也孫寃之根損亦我不慈之致永念魯峰之殯淚無乾時柰何柰何挽語雖不及樞晦翁有追挽之作終蒙一言之惠則幽明之感如何如何簡封多謝託昔牛翁與人書裁紙置床頭終日無用處豈謂今時異於昔時耶

與洪九以 重箕

伏惟外除尊情悲慕益切此時興寢之候能得支勝吾區區憂念靡有已時定省餘暇猶得溫理册書日有新功耶今日大家子弟例多放過世道可念切有所懇此中亦家事切有所考積年經營僅得宋元綱目及續鑑此二書草畧已甚欲得宋史全帙全嶺未必無此書而向誰開口耶茲欲從侍者替稟於尊大府下史冀蒙下借得無未易否此身雖死孫兒幸聞江濟陽之義似無他慮矣餘祝倍加保嗇以慰遠望

答洪九以

問書疊至可見見愛之無已也此罪合萬死堯天舜
日仁覆燾照俾得生還故土得上父母丘壠日夕感
泣何能已已屢見京裏友人書以爲大家子弟自寅
卯以來自致於詩酒碁局闕未嘗有佔畢之功如吾
友純粹豈肯有此事恨不得登衣於三益之後也

答洪九以

新寓靜寂可與華陽相爭恨不與吾友同此幽趣旅
奉來書殊慰此心萬義事多見人家子孫爭墓地橫
罹刑禍故戒飭子孫輩致煩内司公事宗切誅息此
後只在子孫輩善處而已聞有疾憂奉慮無已

與洪九以

爲候侍下起居卽見孫兒仰俛小牘此渠家大事故如是切急然其中稍下云云是計利之意渠雖貧甚故發此然顧九以之爲勿開口也雖農節已迫速爲之幸甚此蓋日後起訟刑獄之端故不得不爲渠輩念之而相言更須諒之

答洪九以

在顧得遂喜慶之私誠如來諭第聞朴和叔將陳一疏云無乃須有事在那若然則春江一棹已好如飛也

答洪九以

一從事帶書而至薰有江淮瑣圍風味頓覺病懷開豁也今者　大聖人處分與天同其範圍雖有百玄后何有言昨日書蓋悉惻也好笑惟是賤疾日恐無乃適符鄭大年夢耶呵呵

答洪九以

久不見京裏書目謂已得朝夷之道也今得來書始驚而終不能不喜不自知此何心耳所論叙九渠目出身自取根損奈何奈何相始如九以恐亦不能辭其責也只北門深谷相守看書可與北叟頻論其得

矣耳此外時事非野叟所可聞後須相言則當舉杯
翁大白以浮之矣可一笑

答洪九以士式

歲改窮谷稍添孤卧海外同遊之人忽來扣門仍授
故人書傾慰若驚如得陽世消息也此不仁之謗謡
世誠不仁矣無以自解矣今年滚到八袠則始乃戲
以自解我果不仁則何以得壽如此執應者曰末世
理爽不仁而壽者滔滔焉愚無以應愧汗沾衣而已
今見所賢書士式則又復以先銘之改見托是朋友
不盡見絕也以是爲新年之慶耳先銘惟改以納規

舊益少第觀六一公所論尹師魯銘則可見愈少而
愈切矣九以尊大監壟儀支勝此實誠孝感神而然
不勝歆歎也未涯奉際余候增相

答洪九以

慕用常勤忽奉來書仍有不朽之託顧念先誼此何
忍辭唯是公時異於他時罕得文從書謂當休置此
事此言極是寤寐銜感其爲人之謀忠也以故凡人
來請者一切揮謝雖舊時唯諾者亦必擇其不得已
者應副今若於九以忽然破戒非惟怨怒四面而至
亦無乃文否以爲不可而止耶以是敢再拜而謝罪

幸乞恕諒也狀文當待少輩之入京十襲呈納也

答洪九而

久不相聞戀思懸懸御於便中承拜惠札如奉談晤魅不可言所以見責者則固以料之矣當初以爲爲士者當以朱子爲法當其廢元年間諸人所請文字一切揮却至於李季章則又以經過都下爲嫌今之詆詞不翅廢元之世而乃以所作入送於城闉不亦無忌憚之甚耶以故前日不敢不以誠相告矣今者要責如此宗渓皇仄至於臨責之論此非但不當其所以載餉者亦不少窃恐外人之聞之也唯望更禀

於文谷如以爲不可膠柱鼓瑟只以狀文見拒如何朱先生嘗謂蔡西山拒客今此漢顧不敢拒丸以那好笑

答洪丸以

不相聞久矣詩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正盡出此聞事矣茲有疇孫禮到前月十六日惠書承拜雖違欣慰甚矣第以祿仕爲昔嘗聞程子門下已仕者忌爵祿未仕者忌飢寒豈得其門法耶不勝欽歎也此衰病日侵作一言尺未知遠物留此老筆將與何等恩業也所托文字病未草定孤負甚矣常用愧恨然

當不出今春耳

答洪九以

私家不幸今月望後女息適人者奄忽喪亡女論青
賤而毛瓰悲哀有不可堪茲者尊大爺專盡撫存兼
奉感翰繾縷亦喻時有賤陋之所難承者殊令人愧
汗也賤孫之疾冷滿四載一味沉痼兆又有泄痢及
病之餘甚非嘉兆爛者無進耳幽石文字謹依來教
修潤以呈大爺孫賤依中之資豈以此謾妄有世道
言以致作懇溢世故欲使改轍以就獨樂園清標耶
抑今兒童走卒皆誦此，那氣然亦安知不以此獨樂

於心耶好笑東還二老韓負藐閑士論隆於山岳世
上難得者豈非無媿自適耶抑不知使之至此者何
如也久爲懲毖矣今因丸以喻及畧此酬答恐不免
坡公之大白也

答洪士武 重揩 乙丑十一月十四日

曾拜慰書病未即答茲於稀中倩修以付矣卽拜本
月初六日所遣書恭審襄禮已訖伏想倍切哀隕馳
悰區區此才經亡女葬益不堪悲念之懷病困誧留
幸賴醫藥見命得有今日寵眷同極何以報答也亦
論誌文勢須仍舊而於年月姓名外別以數行語追

記新阡所在及遷窆附新曲折年月然後事乃完備矣朱子大全記忠碑及劉龜年墓表皆有此體可攷而知也

答洪士武　丁卯八月三日

病伏空山不聞外間事人來拜書始審賢閤捐世不勝驚愕之至一體胖合理情自談況賢如尊閤又不待老宜乎傷悼悲哀不能自已也長牋曼語說盡心事致懇於溪山老僕托以幽石之銘援古證今俾永石亦且惻愴況在知舊其敢以蕪拙爲辭乎惟是衰老負疾已無陽界意思而近添天行絕粒委席已過

旬朔且雖年前受命于文谷大爺已絶此等酬酢至於尊隆大主之銘義不能辭而猶且次且則其迹幽情危不但自知而已拜書之初亟欲再拜而辭之旋思悔聖命爲內乞銘而藉重者謝希深父子也今士武之誠意旣不可孤而仍有老峯之語和叔之狀則不但一希深而已遂私議于心期以病差而且俟物議少息古人有言竊已掩矣尚可竅而藏之如或少安而容之則終當不虛奉諾矣

答洪士武　戊辰四月八日

老甑悲苦久而不已玆蒙下狀諭及尤增酸噎此餘

日本自無多喪威又從而促之然時危勢棘渴全腰頷則未必不爲拙者幸也日者妄爲世道處一啓欠喋之喙撑鬆鍔集至勤大臣費力而中外經理有似武候營壘只有任之一字而已堯峯常謂其賢智超出百千輩矣今入此保社眞晦翁所謂無目笑而又笑彼之愚甚於棊者可發一大笑也然敢對其門下人發此不遜語此亦老妄所致幸恕諒如何

答洪士哉

戊辰八月一日

半入鬼門此世便成異世病眷之地手札忽至病懷驚慰眞若淸風之灑也所不可知者獨不聞時論話

泛帶累得多人耶賤族涉秋有加孫兒益可慊唯兒
子羅歸其子將繼之此爲私家之幸耳所托孫孩副
意覽訖望也內銘依添未知於高意可否

答洪士式

小孫晦錫云亡矣日夜摧痛寧欲無生茲見慰書諱意
惻怛讀未終行不覺哀淚被面平生每謂渠爲孝孫
豈料今日使我至此也痛矣痛矣尚復何言無所忌
憚之論尚恐吾友見事之晚也此漢自居下流衆怨
之歸自是本分唯陽墻芳隣忘前日之言則不能無
訝而彼自謂清議唯當自省己事而已所諭自訟云

云齋記朱夫子說以爲知其如此是能改之藥斯豈待他人而其病自已也如我老誖也敢望此地位望九之年墻面如此孤負先師期待之意日夕慚悔已無所及然衛武之戒不敢全忘幸望吾友時因筆札痛賜警益如何來紙以此筋力辛難染呈幸即覓讀也唯其所寫案學者要道今人多不顧晦翁丁寧之意唯吾友可以聞此故有此奉諷想不委之他人也唯冀默會